

馬克思致顧格爾曼的信

林超真譯

亞東圖書館印行

序

這裏譯出來的，是馬克思致顧格爾曼醫生的信，共五十八封，從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一八七四年八月十日爲止。馬克思致顧格爾曼的信完完全全在這裏了。

世人知道有這些信存在，是從一九〇二年顧格爾曼死後起的。他死前同守財虜一樣，深藏着這些信，認爲是『他一生最值得誇耀的東西』。死前三年，即一八九九年，他認識考茨基，曾拿這些信給考茨基看過，而且答應，他死後可以讓考茨基公佈出來。果然，一九〇二年三月初，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理論刊物新時代週報就公佈了關於巴黎公社的兩封信（第四十五號和第四十六號）；接着從四月至九月，其他的信也陸續在這個刊物上公佈出來了，但有幾封信當時沒有公佈，而公佈的又被

考茨基刪節了好多段落。以後，法文（同一九〇二年）以及俄文（一九〇七年，且有列寧一篇序）的譯本也出版了，但都是從新時代譯出的，因此都不完全。直至世界大戰之後，考茨基才把餘信發表了。經過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學院』之整理，以前刪節的也補起來了。完全的馬克思致顧格爾曼書信，外加介紹，註釋，索隱和附錄，第一次是以俄文出版的，一年後才有法文譯本，以後又有德文本。這個中文本是從法文本轉譯的，不必要的介紹，註釋，索隱和附錄，譯者曾加以刪節，但書信本身則未刪改一字。

凡是稍微知道一點革命理論發展的人，即使未曾讀過這幾封信，也一定曉得這幾封信在幾次馬克思主義大論爭中所佔的地位。最有名的，便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列寧就拿關於巴黎公社的信中馬克思底議論來打擊蒲列漢諾夫。敘述這幾次論爭，以及致顧格爾曼信在其中的作用，不是譯者在此地所必需做的；但應當做這樣的斷語，即說：隨着革命發展，以後馬克思主義仍不斷地有論爭出現，而這

幾封信仍將在其中發生作用。至於如何作用，則不能亦不必預言。這個譯本之出版，對此也不無幫助罷？

考茨基隱匿了將近二十年再行公佈的諸信中，有一封是馬克思斥責拉薩爾以及所謂『現實政治』的（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現在自然譯在這裏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本是拉薩爾派和馬克思派合併而成，當初拉薩爾也是黨內一個偶像不滅於馬克思；考茨基就是爲顧全拉薩爾派感情而將此信隱匿起來的。這是不應當的事。今天，我們生在中國的人，又處於皂白淆亂是非顛倒之際，讀了這一封信應當有種種感想，應當同馬克思一樣坦白自承不是一個『現實政治家』，即不是一個『習慣於祇把最接近於他的鼻端的東西看做他的最直接的利益』的人；資產階級分子向普魯士求援是有道理的，拉薩爾同俾斯麥攜手則不應當；工人階級是誠實地革命的，應該反對俾斯麥，——那怕這個鐵血宰相是個民族英雄，他將散碎的德意志諸邦統一爲一個大帝國，他連續戰敗了丹麥，奧大利和強大的法蘭西，他兼併了史列

斯威希，霍爾斯坦，阿爾撒斯，洛蘭等重要的省份。馬克思自始至終反對俾斯麥，不僅在這封信裏，而且在許許多多的信裏，都可以看出。

此外，我們在這幾封信中，還可以找到一些珍貴的見解，關於經濟學的，哲學的，當時大事的，工人運動史料的，尤其可貴的則是馬克思底私人生活，他的妻女，他的家計，他的交遊，以及他的情感。我們讀着，彷彿他是我們同時代的人，我們的朋友，時常和我們晤談的，並非全似讀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時所想像的那個嚴肅老頭子。這兩種想像相合，然後你有真正的馬克思，然後你真正瞭解得馬克思主義。

譯者 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

替這書做註釋，不覺寫了很多，約合正文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關於書中提及的人的，——都是不甚有名的人，至於著名人物，如政治上的俾斯麥，巴默斯頓，經濟學上的里嘉圖，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上的蒲魯東，拉薩爾，李卜克內西等，則盡人皆知，不必加註。

譯者又記

馬克思致顧格爾曼的信

第一號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倫敦，9 Grafton Terrace, Maitland Park, Haverstock Hill.

先生：

佛萊里格拉特不久之前曾把你致他的一封信給我看。我的家庭若沒有發生那一堆不幸之事，害得我一個時候不能寫字，我早就寫信覆你了。我很高興，從你的信知道了，你和你的朋友對於我的經濟學批評竟有如此濃厚的興趣。第二部分終於寫成了，祇待騰清付印，一共差不多有三十大頁。這是第一書底續編，但本身形成一個整體，正名叫做資本論，惟有副名叫做經濟學批評。不錯，其中祇含有應構成

第一編第三章的內容，即：一般的資本；所以我在那裏面沒有涉及資本競爭和信用。總之，這卷書包含了英國人稱爲「經濟學原理」的東西。同第一書合起來看，問題底本質都在其內了。接續下去的發揮，倘若不論相異的政治形式對於社會相異的經濟結構之關係，則他人根據我的已經發表的著作，是容易完成的。

所以延遲這樣長久，有以下幾種原因：首先，在一八六〇年，那個無恥的伏格特●害得我耗費了好多時間：我不得不去研究種種不相干的事情，不得不進行訴訟等等。在一八六一年，美國內戰使我喪失了我的主要財源：紐約論壇。我停止寫通信給這報紙直至今日；過去以及現在爲了這原故，我不得不做好多討厭的工作，祇爲的免得全家沒有飯吃。我還曾決定做一個小雇員哩；開年時我本來要進去一個鐵路上寫字間做事的。是幸運呢，還是惡運呢？我的字體惡劣，成了我謀不到這個位置的的原因。那麼你可以明白，我祇有極少時間和安靜，來做理論的工作了。這些原因亦將多半出於我的願望之外而延遲付印的時間的。

說到出版家，則無論如何，我不願將這第二書交給頓克書局：他於一八五八年十二月收到第一書稿子，延至一八五九年七八月間纔出版。我希望，布洛克豪士書店來應承這個事情，雖然這希望是很微弱的。德國那一夥文士，覺得辱罵我沒有效果，使用『緘默陰謀』來對付我，在書店方面拆我的台，而又不肯說出我的著作底傾向。原稿騰清後（我將於一八六三年一月開始），我將親身帶到德國來，當然親身同書店談判更容易成功些。

很有可能，德文本一出版，就會在巴黎準備一個法文本。我絕對沒有工夫自己譯成法文，因為我打算或者用德文接寫下去（即是說寫完我的關於資本，競爭和信用的研究），或者將第一第二兩書合成一本給英國的讀者。我不相信，未曾得到外國『文憑』以前，能在德國發生甚麼影響。無疑，在第一書裏，敘述的方式大衆頗不易接受；這一點，主題底抽象本性，給我限定的狹小篇幅，以及著作底目的本身，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這第二部分就更容易瞭解一些了，因為論的是更具體的

關係。要在一種學問之中造成革命，這種科學的圖謀本來不能爲羣衆真正接受的。但科學的基礎一經建立之後，通俗化就容易了。到了一個更動盪的時期，人們就可以重新選擇這類主題底通俗著作需用何種顏料和墨色了。反之，我卻願德國那些同行的學問家，至少爲了普通禮貌之故，不那麼完全不知道我的著作。此外，我又不快意地經驗到了：德國黨內那些朋友，好久以來就研究這門學問了，他們也曾私下寫信給我，稱讚我那第一書，但卻從未會想法，在他們所能支配的刊物上發表一篇批評，或登載一個廣告。這個如果是人們稱爲『黨底策略』的話，則我承認：我確實不懂得這個神秘的！

你若能隨時將關於國內狀況的消息，寫給我，則我是很高興的。我們是走向一個革命，這是自從一八五〇年以來我就沒有疑惑的事情。第一幕將重演一八四八—四九年的把戲，毫無趣味的把戲。歷史底進行本來如此，必須如其實地把握牠。

恭祝新年。

你的卡·馬克思

●顧格爾曼 Ludwig Kugelmann (1830—1902) 少年時曾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認識了革命詩人佛萊里格拉特，做了一個時期的亡命客；回國後改業學醫，此時就研究馬克思底著作而且崇拜他；畢業後在漢諾威行業，當婦科醫生，頗有名望。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寫信給那在倫敦亡命的佛萊里格拉特討馬克思底新著看，而且要佛萊里格拉特勸馬克思續寫那已開始的經濟學批評。佛萊里格拉特將此信轉給馬克思，於是馬克思回答他第一號信。

●伏格特 Karl Vogt (1817—1895) 資產階級激進派，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動分子，革命後亡命外國，和馬克思激死對頭，馬克思寫了一本伏格特先生回答他的誹議。這書雖然耗費了馬克思不少的時間，卻留給我們以一個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和激進派的致命的批評。

第二號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 Modena Villas, Maitland Park, Haverstock Hill N. W. 倫敦。

今天郵局送給你六本工人國際會成立宣言，那是我起草的。請你各寄一本給馬克涵太太（在傅爾達）和彌格爾先生，●並代我致意他們。

國際會，或寧可說牠的理事會，是很重要的，因為倫敦的工會領袖們也加入這裏面，那歡迎加里波底的大運動，就是他們組織的，巴默斯頓底與合衆國作戰之計劃也是被他們在聖詹士大堂開了幾次廣大的羣衆會議所打破的。巴黎工人領袖們同他們也有關係。

最近幾年我時常害病（最近十四個月內是害癱）。我私人的經濟狀況，改善了一些，因為我的母親死後，我得到了一筆遺產。

我希望明年我的關於資本的著作（六十大頁）能够寫成付印。

我雖然沒有詳細同你說，你一定明白：我為甚麼理由，當拉薩爾生時未曾參加他的運動。但這並不能阻止我於他死後替他辯護，反對那些混蛋東西如吹牛皮的卡爾·布令●一流人，尤其是當那同拉薩爾接近的人請求我這樣做時候。

我恐怕明年夏初或春間將爆發一個意奧法戰爭：這對於國內運動很有妨害，英二國內部運動已經大有開展了。

希望不久之後得到你的消息。

屬於你的，

卡·馬克思

●彌格爾 Johannes Miguel (1829—1901) 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激進派，一八五〇年加入馬克思領導的黨，但一八六〇年以後脫黨加入資產階級自由派去了。此時馬克思還認他是一個朋友，故托顧格爾曼轉送一份宣言給他。

●布令 K. F. Blind (1826—1907) 也是一八四八年一個戰士，但後來同馬克思絕交了，反對社會主義而去替俾斯麥捧場。

第三號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Modena Villas, Maitland Park, Haverstock Hill, 倫敦。

親愛的朋友：

我昨天收到你的信，極感興趣；現在我要回答其中諸點。

首先請你允許我簡短地告訴你，我和拉薩爾的關係。在他整個的鼓動期間，我們兩人底交情中斷了：一，因為他的吹牛和誇大，加上那最可恥的對於我的著作的剽竊；二，因為我鄙棄他的政治策略；三，因為我曾向他解釋過並「證明過」，甚至當他還未在國內開始他的活動以前就說過：那是荒謬的，信為「普魯士國家」能實施一種直接的社會主義行動。在他從一八四八至一八六三年致我的信中，以及在同我會面時候，他總是表示贊成我代表的黨。但自從他在倫敦（一八六二年底）覺悟了他不能繼續同我耍小把戲，他便以「工人獨裁者」自居來反對我和反對老的黨了。不管這一切，我還是承認他的鼓動家才幹的，雖然他的短短的活動臨了時，我發覺了他的鼓動是漸漸成爲問題了。他的忽然死去，我和他的老友誼，哈茨費德伯爵夫人 ● 報喪的書信，以及我從資產階級報紙對於生前懼怕的人死後如此無聊侮辱

所感到的噁心，——這一切使我決定發表一篇短短的宣言反對那個混蛋的布令；但這宣言和拉薩爾行動本身無關（哈茨費德夫人將這宣言送給北星報）。同爲這些原因，而且希望能夠疏遠那些我認爲危險的分子，所以我和恩格斯都允許替社會民主報撰文（這報曾發表成立宣言底譯文）。至於我，則蒲魯東死時，經這報請求，我曾寫了一篇關於蒲魯東的論文送去，而且允許這報編輯部將我們當作撰稿員，祇消寄給我們一份令人滿意的綱領。最後，韋·李卜克內西是編輯部正式之一員，這也是一個保證的。然而很快就證明了，——我們不久就得到了證據，——拉薩爾事實上背叛了黨。他同俾斯麥訂了一個真正的契約（自然沒有從俾斯麥方面得到任何保證）。他原定於一八六四年九月底到漢堡去的，在那裏（連同瘋子斯藍和普魯士警察偵探馬爾）『強迫』俾斯麥去兼併史列斯威希和霍爾斯坦，●即是說以『工人』名義宣告此兼併。俾斯麥則允許普選和若干社會主義騙局以爲報償。可惜，這滑稽戲，拉薩爾不能演完！這戲一定使他成了笑柄，而且一定顯示他是如何被神祕化了的。屬

於這一類的其他企圖，將成爲永遠不可能的！

拉薩爾走上這條錯誤道路，因爲這是一個「現實政治家」屬於彌格爾先生一類的人，但更有本事些，而且動機也更高尙些。順便說一句，我注意彌格爾好久了，我可以解釋他的態度，在這事實上，即是：『民族聯合會』乃是漢諾威的這個認棍底一個絕妙機會，得以叫他的屋子以外的德國人聽他說話。他也要回溯既往表白他在漢諾威的地位，並且在普魯士保護之下充當「漢諾威底彌拉波」。彌格爾和他現時的朋友們利用普魯士攝政王所開始的「新時代」來「聯合民族」，而且依附於普魯士底權勢，他們在普魯士保護之下發揮他們的「資產階級的傲性」；同樣，拉薩爾也要同「烏克蘭底菲力第二」，合演一齣戲，自己扮做無產階級的「博撒侯爵」，俾斯麥則替他和普魯士國王拉皮條。這事情，他本也不過是模仿「民族聯合會」那些先生罷了。不過那些先生是爲中等階級利益向普魯士反動派求援的，拉薩爾則爲無產階級利益同俾斯麥攜手。在某種意義之下，那些先生底態度是比拉

薩爾底更有道理些，因為資產階級分子以「現實主義者」資格習慣於祇把最接近於他的鼻端的東西看做他的最直接的利益。此外，這個階級事實上也時時同人妥協，甚至同封建制度妥協，至於工人階級就其本性說來，應當是誠實地革命的。

拉薩爾具有一種舞臺上的傲性，那些小惠，如官吏位置，市長頭銜之類，都不能賄賂他，所以對於他這樣的人，那由他實現的一種有利於無產階級的直接行動——這思想就成爲一種很能迷誘人的思想了。事實上，他太不知道這樣一種行動底真實的經濟條件，以致於沒有批評自己的能力。至於德國工人，那由於德國資產階級用以忍受一八四九—五九年反動和寬容愚民政策所採取的卑鄙的「現實政治」之結果，他們也太受壓迫了，所以不能不歡迎這個吹牛的騙子，他允許使他們一躍而上聖地去！

言歸正傳罷：社會民主報剛創辦時，人家就看出那個哈茨費德老太要實行拉薩爾底「遺囑」。她同俾斯麥有關係，是十字報華格桌做中間人。她，連同「全德總

「工會」，社會民主報等，都受這人所支配。史列斯威希和霍爾斯坦之兼併要在社會民主報上宣布出來的，而且要承認俾斯麥做保護人的。這整個計劃，因為李卜克內西在柏林和參加編輯部的原故而打消了。我和恩格斯雖然不喜歡社會民主報編輯部，雖然討厭流行的那種對於拉薩爾的諂媚的崇拜，那種乘機向俾斯麥送秋波的態度等，但更重要的自然是目前不要同這報紙公開絕交，以便打破哈茨費德老太陰謀，並阻止工黨完全墮落。所以我們加以寬忍，一面私下寫信給社會民主報，要牠對付俾斯麥，如同對付進步派一般。我們甚至寬忍了伯拿·貝克反對工人國際會的陰謀。（這個風頭鬼驕做得很，他果真相信拉薩爾在遺囑上稱讚他的話了。）

在這期間，史外采先生在社會民主報上的論文愈來愈露出俾斯麥臭味了。我以前曾寫信給他，說可以在「結社問題」上打擊那些進步派，但普魯士政府無論如何終不肯答應完全廢除結社法的，因為那將表示官僚政治缺了一角，那是置工人於監護之外，那是惹起了撤消僕役規例，廢除鄉村鞭刑等，而這是俾斯麥不肯答應

的，也是與普魯士官僚國不能相容的。我還說過，即使議會拒絕了結社法，政府爲維持這法律，也要藉口於一些堂皇的辭令（譬如說：社會問題需要『更深刻的』應付辦法等）。以上的話都證實了。史外采先生怎麼做呢？他寫了一篇論文捧俾斯麥，而保留他的英雄主義反對那些渺小人物如蘇采，厚赫爾之類。

我相信史外采先生一夥人，行爲是出於誠意的，但這是一些『現實政治家』。他們要利用現存局勢，不讓彌格爾一夥人佔去了『現實政治』特權。（彌格爾一夥人似乎要獨佔那與普魯士政府『混合』的權利。）他們明白，工人報紙和工人運動在普魯士（因之在德國其餘的地方）是全靠警察恩典而存在的。所以他們要『實事求是地』做去，不要同政府挑釁等等，恰如我們那些『共和派的』『現實政治家』情願『額外』承受一個霍亨佐倫家皇帝一般。但我不是個『現實政治家』，我認爲必須和恩格斯一起公開發表宣言退出社會民主報。（不久之後你就可以在某報上看到這個宣言。）

由此，你也可以明白，現在我在普魯士無事可做了。普魯士政府堅決拒絕恢復我的國籍。人家容許我在普魯士鼓動，祇當這鼓動帶着能取悅於俾斯麥先生的形式時候。

我百倍情願在這裏鼓動，經過『國際會』來做鼓動。對於英國無產階級之影響，是直接的，而且非常重要。我們現在努力於普選問題，在這裏，這個問題自然比在普魯士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意義。

就全體說，國際會底進展超過了一切的預期，在這裏，在巴黎，在比利時，在瑞士和在意大利。惟有在德國，拉薩爾那些繼承者反對我；那是自然的。一方面，他們愚蠢地害怕喪失了他們的重要性；他方面，他們知道我明白反對德國人所謂『現實政治』。（是這樣一種『現實』，使得德國比一切文明國落後得如此之遠。）

凡是拿一先令買一張會員證，便可做國際會底會員，於是法國人（以及比國人）就選上了這個個人加入的形式，因為法律禁止他們以團體資格同我們聯合。德國既

然與此差不多情形，我就決定請我的朋友，在這裏的和在德國的，來在各地組織一些小團體，無論人數多少，其中每個人都可買一張會員證。英國的國際會是公開的，這樣的行動也不遭遇甚麼反對，在法國亦然。我也願意你這樣來同倫敦發生關係，同着你的親近的朋友。

我謝謝你給我的藥方。奇怪的，就是接到此藥方之前三日，這個討厭的病又發作了。藥方來的恰好。

幾日之後我再寄給你二十四份成立宣言。

一個朋友來打岔，我要儘快地把這信發出，所以你的信內其他諸點留待下次答覆罷。

你的卡·馬

①哈夫費德伯爵夫人 Gräfin von Hatzefeld (生於一八〇六年) 她的丈夫是普魯士最大的富豪之

一，兩夫婦對簿公庭，拉薩爾替她辯護贏得了訴訟，她和拉薩爾兩人遂因這個訴訟而出名。以後她

成了拉薩爾底密友，幫助拉薩爾所領導的工人運動。

① 史列斯威希和霍爾斯坦 Schleswig-Holstein 這兩省是丹麥底領土，一八六四年普奧聯軍打敗丹麥佔了這兩省，但普奧分贓不均引起一八六六年戰爭，結果這兩省為普魯士所獨佔。

② 「新時代」按一八四八年失敗後黑暗的反動統治了德國十年之久，至一八五七年國王弗德烈·威廉第四因病不能視事，由他的兄弟威廉親王（即後來的威廉第一）攝政，比較開明一點。以前資產階級反對派便歡迎這個「新時代」而屈服於普魯士底軍國主義。

③ 烏克馬克底非力第二和博撒侯爵 Philippe II von Uckermark und Marquis Pose 都是席勒一本劇中人物，博撒侯爵以為可以拿道理去「說服」暴君非力第二，——此處影射普魯士國王。

④ 伯拿·貝克 Bernhard Becker（死於一八八二年）拉薩爾死後，按照遺囑，他做了「全德總工會」底會長。

⑤ 史外采 Johannes-Baptist Schweitzer (1833—1875) 拉薩爾死後，他事實上是「全德總工會」底領袖，繼續和俾斯麥攜手而攻擊那當時站在反對派地位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以此和章廉·李卜克內西一派劇烈衝突。馬克思仍認他做朋友，反對他的言行，但許他是出於誠意的；後來發現史外采的確受了俾斯麥底收買，為馬克思始料所不及。

第四號

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1, Modena Villas, Maitland Park, Haverslock Hill, 倫敦。

親愛的朋友：

恭祝新年並感謝你的懇切的信。

請原諒這短短幾行字，現在我忙不過來。下次多寫一點罷。

這信內附二張會員證給你，下次信，我將告訴你五月底日內瓦大會中要討論的問題。

我們的團體有了大進步。牠已有三個正式機關報，一個在倫敦，工人辯護士，一個在布魯塞爾，民衆論壇，一個是法語瑞士支部（日內瓦）所有的，工人國際會報。最後，德語瑞士支部不日也要出版一個報知報，由約翰·菲力·貝克●主持（地址：日內瓦莫爾街第六號，你願意寄政治通信或社會通信給他，就寄到那裏去）。

我們成功了把真正重要的唯一工人組織拉入運動來，就是英國的工會，牠們以前專心忙於工資問題。靠牠們的力量，我們以前爲要求普選而設立的那個英國團體（牠的中央委員會有半數是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工人）曾於幾星期前組織一次廣大集會，演說的都是工人。祇消告訴你，時報接連二天社論評論此事，你就可以明白這大會發生甚麼影響了。

說到我的著作，則我正忙着膽清，每日寫十二個鐘頭。我打算三月間自己送第一卷稿子到漢堡來，順便看看你。

那個模仿猶斯都·豐·莫塞的人，他的淺薄令我好笑。一個有才幹的人竟然去尋找這類小惠以自滿足，這是何等可憐啊！

至於部爾格，^①則他的本意固然是好的，但太懦弱；一年之前，他在哥倫一次公開集會上宣告道（哥倫諸報記過他的話）：蘇采·德里趣^②已經確定「解決了」社會問題，如果他，部爾格，現在還失陷在共產主義迷陣裏的話，那完全是爲了對

我的個人交情。這樣公開宣告之後，我還能不把他當作叛徒看待麼？

你的完全忠實的卡·馬克思

①約翰·非力·貝克 Johannes-Philipp Becker (1800—1886) 蘭丁出身，德國老革命戰士，第一國際德國支部底組織者。

②猶斯都·豐·莫塞 Justus von Moser (1720—1784) 德國保守派政論家，曾做過鄂斯那布柳克城底市長，彌格爾一八六五年也做了這城底市長，此處顯然指彌格爾說的。

③部爾格 Heinrich Bürgers (1820—1878) 原係萊茵新聞記者，新萊茵新聞編輯人之一，一八五二年哥倫共產黨案中他被判六年徒刑，出獄後卻脫黨而加入自由派底「民主進步黨」。

④蘇采·德里趣 Schulze-Delitzsch (1808—1883) 「進步黨」底經濟學家，很得小資產階級信仰，主張德國工人應當受自由派領導。

第五號

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

5, Lansell's Place, Margate.

親愛的朋友：

我後天回倫敦去。我的醫生把我充軍到這海岸來，我在這裏果真恢復健康了。但又浪費了兩個月光陰，二月，三月和四月一半，我的書又要拖延好久纔得成功了！真是碰了鬼！

我害的是癱，不是疔。這次是危險的。你說的不錯：這是『不守醫訓』的報應。但我太習慣於夜間工作了：我白天研究，夜裏寫作。這一切，加上一堆的私事和公事，以及我沉溺於工作時之忽略了常規飲食，便使得我的血發生反常。

與你的信同時，我也收到孟克先生交來的『國際』會費（十塔勒爾）。●我這裏沒有巴黎朋友地址，但孟克先生如果願意去找我的朋友考伯（三廟柱街三十三號），考伯一定喜歡介紹他給巴黎委員會中的維·希里（德國人），托蘭，弗里堡等。

德國來的消息，不甚令人放心：俄羅斯（和邦那巴）●聳動普魯士，奧大利則嚴陣戒備以待之。我們那些小資產階級分子終於明白了麼：除非爆發一個革命推翻

哈布斯堡朝和霍亨佐倫朝（姑且不說那些次要的蟲豸），又快有一個三十年戰爭和重新分裂德國了。

意大利方面來的運動可以幫助普魯士人。但若普魯士單獨對付奧大利，則無論如何吹牛，普魯士方面一定是不利的。本涅德克做大將總比弗德烈·嘉爾親王高明些。奧大利可以強迫普魯士講和，但單獨行動時，普魯士也可以強迫奧大利這樣做。普魯士底成功，都要鼓勵邦那巴來插足干涉。

當我寫此信給你時，俾斯麥也許已經停止他的吹牛了，但這也祇能延緩衝突罷了；我認爲這延緩是很有可能的。

在邦那巴看來，德國內部這個紛亂是一種非常的好運：他的地位已完全動搖了，戰爭可以再維持他一個時候。

趕快寫信給我，尤其關於德國的事情。

你的卡·馬

●塔勒爾 Thaler 德國舊時銀幣名，當時一塔勒爾約值三馬克。

●邦那巴 Bonaparte 即路易·邦那巴，拿破侖·邦那巴底姪兒，此時做了法蘭西皇帝，叫做：拿

破命第三。

第六號

倫敦，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我的親愛的朋友：

你一定大發脾氣，而這是有道理的：你寫了好多親切的信給我，但我長久沒有回答。

但在我所處的非常的狀況之下，你一定可以原諒我的。爲了我長久生病，我的經濟狀況達到了一個危急之點。我積欠了許多的債，日日壓榨我的腦筋，使得我除了那個沉溺我的工作之外，甚麼事都不能做。倘若我借不着至少一千塔勒爾，以五厘起息罷，那我真地看不出有甚麼出路了。我雖然收到了德國來的恭維我的許多

信，卻不知道向誰求助好。我祇能接受私人朋友底援助，但決不願公開借債。在這條件之下，你明白，是難於寫信的。

我還未能恢復同美國的有進款的關係。美國人正忙着自己的運動，他們認為付歐洲通信的錢，是『沒出息的生產費』。但若我自己移居到那裏去，那就可以有辦法的，但我認為留在歐洲並完成我的工作，乃是一種使命，——這工作將沉溺我好多年的。

說到這個工作本身，則我不信能於十月以前帶第一卷稿子到漢堡去（現在又分三卷了）。我每天祇能做很少幾個鐘頭的生產工作，過此就感覺肉體上不舒適了，爲了顧及家人原故，我又無可奈何地遵守着養生規則直至完全復原。此外，不利的外部環境又時常打斷我的工作。

雖然我費了好多時間準備日內瓦大會●工作，我卻不能也不願赴會，因爲我不能中斷我的工作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我認爲，這工作比我在甚麼大會上個人能做的

一切，對於工人階級都更重要些。

依我看來，歐洲的國際關係是絕對暫時性的。尤其對德國，更應當就事論事，即應當用那適合於新條件的方式來發揮革命的利益。至於普魯士，則現在更加必要注意和揭破牠同俄羅斯的關係了。

你的完全忠實的卡·馬克思

●日內瓦大會 第一國際日內瓦大會，從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開至八日。

第七號

倫敦，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親愛的朋友：

我須得立刻回答你，而你的信又是恰在郵件寄發以前寄到我手（明天星期日郵局不收信的），所以我要用幾句話告訴你：我那封被竊的信●底大意。（這樣沒收信札當然是件令人不快的事情；我絕無意讓俾斯麥先生知道我的私事，他若是要知

道我對於他的政策的意見，他儘管直接問我好了，我一定把實話告訴他的。）

我的經濟狀況，由於我的久病以及因病而起的種種消費，竟惡劣到了這個田地，使得我很近的將來就要遇到一種財政危機，這事除了直接影響於我和我的家庭之外，也要在政治方面陷害我的，特別是在這裏，倫敦，人們必須保持着『架子』。我要問你的，就是你認識的人中是否有一個或少數幾個（因為這事情絕不可公開的），能够借我一千塔勒爾，兩年內歸還，以五厘或六厘起息？現在我借的小款竟至於付二分利至五分利，但無論如何，我再不能拖欠我的債主了，而這是嚇人的破產。

自從倒數第二信以來，我的病又發過幾次了，所以祇能斷斷續續地繼續我的理論研究（國際會方面的實際工作則仍在進行，而且很有可觀，因為事實上整個團體都是我來領導的）。下個月我將寄第一部分稿子給邁斯涅爾書店，以後我將繼續寄去，直至我將餘稿親自送往漢堡的時候。那時我一定去看你。

我的地位（身體上和人事上的變動不容我空閒），使得第一卷先出版，而非如當初計劃的，兩卷同時出版。此外，這著作多半要分做三卷的。

全部著作事實上區分爲如下諸部分：

第一冊——資本底生產過程

第二冊——資本底流通過程

第三冊——全部過程底諸種形式

第四冊——此理論底歷史研究

第一卷含有前二冊。

第三冊我打算作爲第二卷，第四冊作爲第三卷。

我認爲第一冊必須從頭說起的，即是說，必須將我以前在頓克書店出版的那本書大意概括爲一章，專論商品和貨幣。我認爲這是必要的，不僅爲了首尾完備的緣故，而且因爲即使良好的頭腦也不會完全正確瞭解的，所以在第一次發表時，尤其

在分析商品之中，難免含有些缺陷。譬如拉薩爾底資本和勞動似乎是發揮我的著作底「精意」的，他在那裏面犯了些大錯誤；他那樣不難為情地抄襲我的著作，本來常鬧這種笑話的。尤其可笑的，即是看見他把我憑記憶而未去查考做出來的文獻上歷史上「錯誤」又如何抄襲了去。我正在考慮，是否將於導言內略提幾句說到他的「抄襲」。拉薩爾那些學舌者以那種無恥態度對我，就難怪我這樣做。

「英國工會倫敦局」（牠的秘書就是我們的主席奧德格）●此時正在討論是否應宣布改為「國際會英國支部」。如果宣布了，則在某種意義之下，此地的工人階級「政府」將落入我們手裏，而我們亦將能大大地推進運動了。

敬禮！

你的卡·馬克思

●被竊的信 按即指上第六號信，顧格爾曼旅行去了，直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才接到這八月二十三日的信。

●奧德格 (George Odger (1820-1877)) 皮鞋匠出身，成了英國工人運動領袖，領導罷工，發起第一國際組織，但一八七〇年以後，轉變為溫和派，流入於機會主義。

第八號

倫敦，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的親愛的朋友：

先寫這幾行字，

(一) 爲的謝謝你替我設法；

(二) 爲的告訴你，我已收到你的信以及以前的信。

(三) 你誤解了我和恩格斯關係底性質：他是我的最親密的朋友。我毫沒有事情瞞他；如果沒有他，我早就不得了了。所以我無論如何不願有個第三人替我去求他。而且他幫助我自然是有個限度的。

(四) 雅可比博士，●據一些工人寫給我的信，已經變成一個完全的資產者了。

所以無論如何不要爲我的私事去麻煩他。

我看看以後我還須做甚麼事情，但我明白，你是儘可能幫忙我的，因此我請你把這事情看做已經了結了。

我沒有撰文給民政報。

你的卡·馬

彌格爾那一夥人還須得等待好久纔能做得普魯士大臣的。

●雅可比博士 Abraham Jacobi 哥倫醫生，加入『共產主義同盟』，一八五二年哥倫共產黨大案中被判多年徒刑，期滿出獄後移居美國，放棄政治活動，完全行醫。

第九號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九日

1, Modena Villas, Maitland Park, Haverstock Hill, 倫敦。

我希望，你長久沒有寫信給我，不是因為我上次的信冒犯了你的原故。事情不是這樣的。大凡處在絕望地位的人，有時感有搭架子的必要，但這祇有對於完全信任的人是如此。我實在同你說，我的債務給了我許許多多的煩惱，因為比一切其他個人的或家庭的事情，更多妨害我完成我的著作。我若是不為事業做工作而謀得一個餒飯位置，那明天我就可以渡過這個難關了。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為不能援助我而感覺難過；那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現在說些普通的問題。

以前我很擔心第一次日內瓦會議，但結果比我預期的更成功些。這次會議在法國，英國和美洲的影響，是出人意外的。我不能也不願去參加這次會議，但倫敦代表團底綱領是我起草的。我有意限止於那幾點上，使勞動者能直接成立一個協調和一個一致的行動，足以直接適應勞動者階級鬭爭和組織之需要，並鼓勵之。

那些巴黎先生，腦袋裏充滿了蒲魯東最空洞的辭句；他們高談科學，但甚麼都

不懂；他們輕視一切革命的行動，即是說一切從階級鬭爭本身發出來的行動；他們輕視一切集中的社會運動，即是說一切亦可由政治手段實現的運動（譬如法律規定減少工作時間）；而他們是藉口自由，藉口反政府主義或反對權威的個人主義的。這些先生，自從十六年來甘心忍受着那最可惡的專制政治，而事實上是把一種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照蒲魯東式理想化起來而鼓吹之！蒲魯東作了一個大孽。他對於空想派的似是而非的批評和敵對（他自己不過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空想派罷了，至於在傅立葉，歐文一流人底空想當中卻可尋出一個新世界底預感及其熱狂的表現），首先敗壞了那些「光耀的青年」，學生，以後還敗壞了工人，尤其巴黎工人，他們以製造奢侈品工人之資格，不自覺地沾染着一切舊習氣。無知的，虛榮的，傲慢的，空談的，誇張的，驕矜的，他們幾乎敗壞了一切，因為他們在大會上人數過多，不與其代表的會員人數相稱。在報告裏，我要暗中指明出來。

美國工人大會也在同一時期開的，卻令我歡喜得很。那裏的口號是：組織反資

本的鬭爭。可驚奇的事情，就是我爲日內瓦大會起草的那些要求，大部分也一樣由勞動者穩妥的本能提出在美國工人大會之上。

我們的總理事會（其中我參加了一大部分）發動的那個改革選舉制運動，●現在擴成廣大的範圍，成爲不可抵禦的勢力了。我始終躲在幕後；而且自從這運動上了軌道之後，我就不再會了。

你的卡·馬克思

再者：工人報是資產階級報紙，與我們毫不相干。民政報屬於我們，但暫時（半爲經費的原因，半爲政治的原因）要把牠變做一個純粹的鼓吹改革選舉制機關報。

不久之前，我讀了穆亞梭博士著的生理醫學講義，那是一八六五年在巴黎出版的。這書含有好多的幻想和太多的『結構』，但也有好多的批評，對於舊的治療術。我願你讀這著作，而且把你的意見詳細告訴我。我也要介紹你讀特別謾底一切物類

之原始……雖然是一種不經意的文筆寫的，充滿了地質學上的錯誤，文獻史方面的批評也太缺少，但總歸是比達爾文更進一步了。

●改革選舉制運動 即第四號信說的要求普選的運動。這次運動底結果，便是一八六七年國會通過的「家戶選舉制」，每個戶主有固定住宅的，無論住自己的房子或租別人底房子，都有選舉權。

第十號

一八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請你設法使附寄之件發表於北德新聞上，該報若不肯發表時，能發表在漢諾威其他報紙上也可以。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我的確打算於幾個星期之內到德國去。

那個消息很有斯提伯●底氣味。

不日我要從此地寄給你關於日內瓦大會的正式報告，分爲英文本和法文本，在此地一家報紙上出版。民政報完全沉溺於改革選舉制運動中了。牠的編輯部落在一

些很不好的分子手裏。爲了某些原因，我們暫時祇好放任他們去做，雖然我們以股東資格能够出頭干涉的。

近來我們的團體同邦那巴先生鬧了種種的糾紛。不久我可以更詳細告訴你。請告訴我：李卜克內西現在做甚麼事，他到那裏去了？

你的卡·馬

本號信第一附件（抄件）

敬請北德新聞貴編輯部發表如下的更正。順祝……

卡爾·馬克思

致北德新聞編輯部

貴報第五五二二號登載之消息，大概是由於疏忽偶爾披露的，即說：

『住在倫敦之馬克思博士，據稱受委前來大陸進行關於此事（按指波蘭

「即將發生的暴動」之宣傳工作。』

這消息我認爲是警察偽造的，爲了我所不知的某種「事件」。

一八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於倫敦

卡爾·馬克思

本號信第二附件

北德新聞，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五五二七號（柏林欄）

『（卡爾·馬克思）卡爾·馬克思先生由倫敦來信，聲明英國報紙登載之消息（參見本報第五五二二號），即言彼受委進行未來波蘭暴動宣傳及爲此目的前來大陸者，乃爲毫無根據之消息。』

●斯提伯 W. Stieber（生於一八一八年）德國警察局底政治偵探，哥倫共產黨案就是他掀起的。

第十一號

倫敦，一八六七年六月十日

這封回信延至今日才寫，確足以引起你的疑心，應有的疑心，以爲我是一個壞蛋。求你原諒，我祇能對你說：『我住在倫敦不過幾天罷了。我到曼撒斯特去過，住在恩格斯家裏。但你和你的夫人，你們現在深知我，不致將我的疏於通信之罪過看作一件常態的事情。然而我的夢魂天天都縈繞在你們身邊的。我在漢諾威逗留●那幾日，可以說是我的沙漠生活當中一塊最美麗的和最愜意的綠洲。

在漢堡，我沒有遭遇其他的故事，除了認識得威廉·馬爾先生，●雖然我是十分謹慎的。他的態度很像一個改信了基督教的拉薩爾，但自然遠不如拉薩爾。我在漢堡那幾日，紐曼先生正在演戲。但漢諾威地方的朋友慣縱了我，以致沒有那麼好朋友作伴，我就不願在漢堡觀戲。所以沒有看到紐先生底戲。再者，邁斯涅爾書店答應出版你預備寫的醫學書。你儘管寄稿子給他好了，寄時提起我的介紹。至於詳細的條件，則你自己去同他商議。

從漢堡跨海至倫敦，一般說來是很順利的，除了第一日天氣稍微不好一點。未

到前幾點鐘，有一位德國小姐，她的軍人態度早引起我的注意了，她對我說：當晚就要從倫敦往海濱維士東城去，但她那些行李不曉得如何處置才好。英國休假日缺少搬運人夫，使得這事情更難辦理。我探問這位小姐應當在倫敦那個車站下車。她的朋友曾把站名寫在一張片子上。那是「西北站」，恰在我經過的路上。暫時做一個慇懃的騎士罷，我自告奮勇幫助她料理行李。她答應了。但細想一下，我想起海濱維士東城是在西南方的，而人家指點給這位小姐的又為我所要經過的那個車站，恰在西北方。我翻翻航海指南：確然不錯；我幫助她下車的地方，是在倫敦城中與我自己要去的地方剛剛相反對。但我已經答應了，我祇好耐心忍受了。我們是下午二時到的。我把這位流浪的小姐送到她的車站去，那裏打聽得須到晚上八時纔有車開。如此，我就被拴住了；我必須陪着「小姐」，在海德公園散散步，在飲冰室休息休息。此時我才知道她叫做伊利薩伯·豐·普特坎美，是俾斯麥底甥女，剛在柏林俾斯麥家裏住了幾個星期。她這一姓出了好多「勇敢的軍人」。這是一位有

教育的和活潑的少女，但自頂至踵充滿了貴族氣和「黑白」色彩。⊙當她曉得她是落在一個「紅黨」手裏時，是頗爲驚懼的。但我安慰她，而且保證她，我們的「會遇」絕不至發生流血情事。我看見她平平安安地乘車往她的目的地去了。你試想想：布令一派人以及其他的庸俗民主派，知道了這件事情將如何得意：我與俾斯麥相勾結呀！

今天我把第十四大頁的校樣寄出去了。我在恩格斯家裏時收到了好多的校樣，恩格斯很滿意這書，認爲寫得很容易瞭解，除了第二大頁和第三大頁。他的判斷令我放心，因爲我的著作一經印出來，起初都十分不滿我意的。

我把二女羅拉⊙底照片寄給你的夫人，我時時刻刻要誠心感謝她的殷勤而親切的招待。其他的照片都沒有了，以後還須重印。恩格斯也重印了一張他的照片和一張伏爾夫⊙底照片。你寄來的東西使他很高興。

請代致意「小女士」。伊列奧諾爾⊙上學去了，不然一定會寫信給她的。

現在再會！

你的卡爾·馬克思

●在漢諾威的逗留 按馬克思寫好第一卷資本論之後，自己到德國校對去，就住在顧格爾曼家，從四月半住到五月半（一八六七年），受到這一家人極懇懇的款待。馬克思從那裏寫信給恩格斯說：「顧格爾曼醫士和他的夫人，非常懇懇地款待我；我無論想要甚麼，他們都能從我的顏色看出來，而設法滿足我。」顧格爾曼夫人，名格特柳德（Gertrud），是一個活潑的萊茵女人，態度高貴，擅長社交，馬克思戲稱之為「伯爵夫人」；她的九歲女兒弗蘭慈斯加（Franziska）天天同馬克思談心和玩耍，也得到一個綽號叫做「小貓頭鷹」。顧格爾曼夫人死於一九二〇年；顧格爾曼小姐一九三〇年時還沒有死，一九二六年，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學院」院長黎亞贊諾夫請她寫了一篇關於馬克思的回憶。

●威廉·馬爾 Wilhelm Marr (1819—1904) 即第三號信中說的「偵探馬爾」，本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積極參加過一八四〇年後瑞士德語手工業工人底革命運動，以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再以後又變為反動派。

●「黑白」色彩 按指普魯士底旗色。

④羅拉 Laura Marx 馬克思底第二個女兒，後來與拉發格結婚，與拉發格共同翻譯馬克思著作爲法文，年老了，夫妻同時自殺。

⑤伏爾夫 Wilhelm Wolf (1809—1864) 德國革命家，馬克思稱之爲「永不遺忘的朋友，無產階級之勇敢的忠實的高貴的前鋒戰士。」資本論第一卷就是獻給他的，此時他已經死了。

⑥伊列奧諾爾 Éléonore Marx 卽吐絲，馬克思底第三個女兒，國際的及英國的工人運動都有她的份，她的愛人就是自然主義作家阿蘆林，他也是英國工人運動底一個戰士。一八九八年兩人感情破裂了，吐絲自殺。

第十二號

倫敦，一八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親愛的朋友：

謝謝黑格兒●和小女士。

我要趕快回答你，關於所有諸點。

恩格斯現在在丹麥，本月裏他將拜訪你一日。提起恩格斯，那麼你一定記得會

對我說過：你們的漢諾威統計局那個人（名叫孟克，如果不是我記錯的話）稱讚我那部在頓克書店出版的著作。我把這事情告訴恩格斯了，我騙他說孟克對我稱讚他的工人階級底地位。這個張冠李戴的手段，我用過好多次了，用意都是要逼迫恩格斯去準備出版這書底第二卷，關於一八四五年以後至現在的事情。我終於取得他肯着手著作的約言了。倘若這次同那位統計家的談話能落在本問題上時，那麼請你不要戳穿我！

我的太太底旅行是完全不一定的，而且不能決定，我的三個女兒都照原來計劃到波爾多去了，住在老拉發格家裏。

我不贊成你到巴黎去。在這巴比倫城裏，在這紛亂的人羣之中，不能研究無論甚麼學問，除非能在那裏住六個星期以上，但那費用是很大的。

我的書篇幅甚多，約有五十大大頁。你看，在篇幅這方面，我當初估計得如何不準確。幾日之前，我寄了一點補充到萊普齊去，標題叫做價值底形式——第一章底增

補。●你知道，這計劃是誰倡起的；這裏我爲他的提示表示謝意……

請原諒我不再寫下去。此時人家送校樣來校對了。

請代致意你的夫人和小女士。

你的卡爾·馬克思

下次寫信時，我將附寄會員證給顧格爾曼夫人和騰格夫人。②一位夫人勞太太已經加入我們的總理事會做理事了。伊列奧諾爾誠心感謝那些郵票。照片呢，以後纔有。

●黑格兒 馬克思戲稱顧格爾曼做黑格兒或溫色茲拉士皇帝。

●價值底形式 馬克思住在顧格爾曼家校對資本論，顧格爾曼讀了原稿，認爲書中關於價值底形式說得太簡單了，難於瞭解，因勸馬克思多發揮一點。馬克思回倫敦後便寫了這篇「增補」。資本論再版時，這增補就合併在正文裏面了。

③騰格夫人 Madame Tenge 顧格爾曼夫人底密友，一位大地主太太，鋼琴彈得很好，馬克思來做客時每晚彈給馬克思聽。

第十三號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首先，多多感謝你給我的兩封信：你有時間就寫信給我，這使我十分快樂。但請你不要以為我也有這麼多的信回答你；我種種方面都要維持關係，通信很多，我的時間還不够用哩。

未曾談起我的書，先說幾句閒話。我害怕波爾涵●會陷害了我，雖然不是出於他的本意；他把他的日內瓦演說用法德英俄四種文字印刷出來。他還添上一篇莫名其妙的，乾燥無味的而又繁徵博引的序言。我們私下說說罷，爲了黨底利益，我應當坦白同你說：波爾涵是一個有幹才的人，也是一個聰明人，但他拿起筆來就觸霉頭了。一切機智，一切美感，甚至一切不可或少的基本教育，他都缺乏。他好像那種野蠻人，把種種最觸目的顏色塗抹在面孔上，就以爲是漂亮的了。他自頂至踵充

滿了庸俗和可笑；他的每一句話都本能地要惹人恥笑的。

他如果不是那般愛虛榮，則我可以阻攔這演說底出版，而且使他明白：人家在日內瓦沒有聽完他的演說，而且祇明白了其中的幾點，這對於他是何等的僥倖。但他方面，他出頭干涉伏格特事件時，我欠了他的情，他又是我的私人朋友。在他的演說裏，有幾句話是剽竊我特有的思想而加以附會的。這將是我的仇敵底好機會（伏格特已經在新楚里赫新聞上硬說我是這演說底匿名著作者了）：他們不來攻擊我的「書」，卻來叫我替波爾涵先生底蠢話和個人攻訐負責。如果有這事情發生，那你應當托瓦涅波德等人設法在有關的報紙上發表些短文，揭破這種詭計，文內不要有甚麼傷犯波爾涵的話，祇明白地說：惟有惡意或糊塗纔會把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混爲一談罷了。波爾涵停止說話而拿起筆來時候，我們的思想就在他的腦袋裏反映成種種怪異的和紛亂的樣式；這事自然給了那些報棍一種難得的機會來發動攻擊，甚至可以被他們利用去做間接破壞我的書的手段。

但如果報紙對這事情保持緘默的話，——那是我所不敢希望的，因為波爾涵把他的大作小心封寄到各報編輯部去，——那你千萬不要打破這莊嚴的緘默。

波爾涵如果不是我的私人朋友，則我可以公開批駁他。你明白我的地位如何難處，我的心情如何不快。我千辛萬苦著成一部書貢獻於世人（恐怕沒有一部其他的著作在比這更困難的條件之下寫成的），爲的儘可能提高黨底地位，而且以表現底方式來解除凡庸人底武裝；然而在同一個時候，人家看見本黨底一員，穿着瘋人衣服，拿起小丑短棍，緊靠在我身邊，當着公衆面前拋弄臭蘋果和臭蛋，這些東西會落在我的頭上，甚至於黨底頭上！

你在日內瓦作弄伏格特，我很滿意。我很高興，我的書能得你喜歡。

關於你問的事情：厄爾內斯特·瓊斯應當以黨員資格在愛爾蘭對愛爾蘭人說話；在那國裏，大地產既然是與英國在愛爾蘭領有的地產同樣的意義，那你就應當宣傳反對大地主。在英國政治家底選舉演說裏，我們不應當去探求甚麼原則，其中

所有的乃是可以為最切近目的所利用的東西。

Peonage ① 乃是一種為未來工作預支報酬的制度；這種預支制自然成了普通的高利貸，勞動者不僅終生做了債務人，即終身做了債權人手下的強制勞動者，而且這個條件還傳給他的家屬，他的兒孫；他的妻子事實上是屬於債權者所有的。

我的第二卷書能否完成，大部分依賴於第一卷書之成功與否；必須第一卷成功，我纔能在英國找到一個出版家，否則我的物質條件仍舊是如此困難，如此艱苦，使得我沒有專工和餘暇來迅速完成這第二卷了。

這些自然是我願意讓邁斯涅爾書店老闆知道的。這第二卷還須多的時間或少的時間纔能出版，可見現在全靠德國黨內我的那些朋友底手段和活動了。從朋友或仇敵方面發出來的嚴正的批評，須是一步一步來的。如此巨大的而且一部分又如此難懂的著作，需要相當時間讓人家去讀去消化。但並不是堅實的批評能造成最初的成功，而是，——坦白說罷，——聲譽，鑼鼓，迫得仇敵自身出來說話。

目前絕不是人們說的「不相干」的時候。尤其不要耽誤時間！

我把你的最後的信轉給恩格斯了，要他供給你必须的解釋：④他比我更能够解釋我的書。我的最親切的敬禮致你的夫人。不日我將寄她一張如何讀我的書的秘訣。

你的卡·馬

再者：第一卷書在德國發生的影響，請你完全告訴我。

保羅·斯屯普（梅楊斯城人）⑤寫給我一信，把波爾涵底演說說做是我的演說；我此時沒有功夫寫信給他，那麼請你寫封信給他罷，同他說明白這事情，叫他當波爾涵那本小冊子出版時候不要做聲。斯屯普自己一拿起筆來也是一場糊塗的，——這話是我們兩人私下說的。

●波爾涵 Sigismund Borckheim (1825—1885) 也是一八四八—四九年的革命戰士；後來亡命瑞士

和倫敦。一八六七年九月九日至十二日內瓦開「國際和平大會」，顧格爾曼也參加的。波爾涵演

說時，會場騷擾以致他的話沒有說完。

①厄爾內斯特·瓊斯 Ernest Jones (1819—1889) 英國無產階級詩人，憲章運動左派之代表者。

②Peonage 這字是從西班牙文 Peon (日工) 導出來的，這是一種因欠債而生的奴隸制度，盛行於墨西哥。

③恩格斯底解釋 按馬克思寫此信之前一日曾有一信致恩格斯，說：「這裏附寄的顧格爾曼來信，明示你活動的機會已經到了。你可以寫信給他關於我的書，你寫得比我好得多。」

④保羅·斯屯普 Paul Stumpf (1827—1913) 德國革命戰士，曾參加拉薩爾運動，也曾參加第一國際運動，常和馬克思恩格斯通信，死時仍是社會民主黨員。

第十四號

倫敦，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五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不要寫信給波爾涵。而且這也是徒勞無益的，他的大作已經印在書店底目錄裏，而且已經由夏白里次書店出版了。此外波爾涵此時在波爾多。你寫這樣一封信

給他，沒有別的效果，除了使波爾涵變成我的一個敵人。

生米已成熟飯，不去管他了。受了夜間勞動底刺激，我當初誇大了這事情底惡影響。實在說：我是自食其報。我們那個朋友要在日內瓦那些可尊敬的俗人中間鬧出笑話，——這個念頭，起初我覺得很有趣。但我沒有預見『書本』方面的效果。然而我應當明白，波爾涵在擬定他的計劃時，自然是超過了我信中給他規定的那些明哲的限度。現在唯一應取的政策，就是我們的敵人既不說話，我們也保持緘默。他們一經說起話來，而且要叫我負責，那麼我們就應當做些惡意的玩笑，說：他們是不得不把波爾涵底玩笑戴在我的頭上，爲的免得回答我的書。此外還須善意待遇波爾涵，因爲把他的著作虛榮撇開不說，他總是一個熱情的人，充滿了良好的意志，而且是一個很可尊敬的行動家，當他不耍手段時候。

你現在大概收到恩格斯底解釋了。我正與李卜克內西和貝克●兩人通信。

我所謂『書底成功』，唯一是指牠迅速銷行在英國造成影響而言。

法蘭西郵報（現在是巴黎最引人注意的報紙）和布律塞爾自由報，都登載了我的序言底法文譯文，並附了幾句讚美的按語。

紐約有個名叫訥克默的人自荐替我譯成英文。沒有辦法！

李卜克內西在柏林的態度，使我十分歡喜。我從此地寫給他一些方略。

可憐的貝克走到了這個田地，將近要非放棄一切政治的和著作的活動不可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法援助他，是多麼可惜的事情！

你的卡·馬

我的最好的敬意致你的夫人和我的小女友；我多多感謝你們，爲了她的照片。

●貝克 這裏說的，顯然是馬克思底朋友，在日內瓦居住負責國際德國支部的約翰·菲力·貝克，而不是馬克思底仇敵，繼承拉薩爾地位的伯拿·貝克。

第十五號

親愛的顧格爾曼：

延遲至今纔回答你，祇是因爲我生病的原故。幾星期以來，我的身體又不好
了。

先多多感謝你的努力。恩格斯寫了信（或將寫信）給李卜克內西。李卜克內西曾主張（同戈次一起主張）要求國會進行一個勞動條件調查。他寫了信給我說起這話；由於他的請求，我寄給他一些與此問題有關的議會文件。這計劃失敗了，因爲議案太多，沒有時間討論這問題。在一點上，你是比恩格斯或我更方便寫信給李卜克內西的，爲的告訴他：他負有責任，在工人集會上引起人家注意我的書。他若不做這事，拉薩爾派就要搶去做了，而且要濫用去了。

孔澄（在萊普齊當教授，洛雪爾●底學生和黨徒），經過李卜克內西求我給他一本，答應要照他的觀點做一篇詳細的分析。書由邁斯涅爾書店寄去了。這將是一個好的發端。印刷的錯誤：在你指出的，厚赫爾●誤排了陶林爾，——這事，我覺得十分有趣。厚赫爾屬於經濟學上的「遊行說教者」。這個人不列於德國經濟學「學

者」之林，不與洛雪爾，勞，穆爾等人並稱。提到他的名字，還是太看得起他了。我從來不把他列在主要人物，祇列在從屬人物地位。

請你同尊夫人說：應當先讀的幾章是「勞動日」「協作」「分工與機器」，最後「原始積纍」。請你替她解釋那些難懂的術語。如果遇到了其他困難，則有我在。

我極有希望能在法國找到對於我的書的深刻批評（在巴黎）（在法蘭西郵報上，這報是蒲魯東派，可惜），而且看見我的書譯成法文。

我病稍好了，就要多寫一點。我希望你時常給我信。你的信總是能鼓勵我的。

你的卡·馬

我的親愛的小貓頭鷹：

爸爸急要寄他的信，那麼我祇有拿我的最好的愛寄給你的時間了。

你的親熱的

①洛雪爾 Roscher (1817—1894) 經濟學上所謂歷史學派之創始者。

②厚赫爾 Julius Faucher (1802—1878) 在德國鼓吹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資本論第一卷提到他的名字，但第一個字母「F」誤排了「T」；Faucher，德文是「潛水夫」之意。

③勞 Rau (1792—1870) 德國一個經濟學派底首領，這派折衷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

④穆爾 Moritz Mohl (1802—1888) 德國反動的經濟學家。

⑤資本論讀法 按馬克思教顧格爾曼夫人讀資本論的方法，凡初學的人都應當這樣讀的。

第十六號

倫敦，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倘若在德國有六個人同你一樣，那麼庸俗的人羣之排拒，以及專家和報閥之緘默陰謀，都要被克服了，而至少開始一場嚴肅的論爭。「但是，等着罷了！」這句話包藏了俄羅斯政略底一切祕密。

這裏附寄你一封信，是一個在俄國做工的德國工人寫的（一個硝皮匠）；我請你退還我。恩格斯很正確地認為工人自己學習的哲學已有很大的進步，拿這個硝皮匠同那個皮鞋匠雅谷·波梅相比較，就可知道了。恩格斯也認為：若不是一個「德國」工人則不能有這種頭腦的產物。

波爾涵昨天問我：未來報上那篇論文是誰寫的？（他訂閱這報）照他的猜測，這論文是出於我們的，因為你曾把校樣寄給他。我說：我全不知道。注意：手裏的牌不要太給別人看見了！

我深深感謝你的夫人，她肯費心抄信。你不要太剝削她了，不要叫她做『剩餘勞動』！

如果不是我記錯，則我已經同你說過了：布赫爾自己請求過我做普魯士王家日報底經濟通信員。你看，倘若我肯收用這筆財源，則我並無需經過第三者介紹。我的病總是那樣。一點不危險，但很麻煩！請代致意你的夫人和小弗蘭茲。

①狄茨根 Joseph Dietzgen (1828—1888) 按這個硝皮匠就是有名的工人哲學家狄茨根；恩格斯稱他：與他們二人同時并不受他們二人影響而自己發現了辯證法唯物論。有全集行世。致馬克思信是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從聖彼得堡發的，也收在全集裏面。這信一面表示佩服馬克思底著作和行動之意，一面將自己研究哲學所得，即在著作中的人類頭腦工作之本質一書大意，寫給馬克思，「若得先生讚許，則我覺得比做學院會員還更光榮些。」他認為一切知識之基礎乃在於認識思想過程：「思想，乃是從感覺與料，從特殊性，推求出普通性。」恩格斯拿他和雅谷·波梅相比較，雅谷·波梅是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之交一個大哲學家，對於後來古典哲學很有影響。

第十七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首先向你的親愛的夫人，小弗蘭慈和你自己，恭祝新年快樂。其次多多感謝你，爲了尤彼得，以及爲了你做宣傳和操縱德國輿論時表現的活動和興趣。我們的

朋友魏特，●死得太早了，他對我們唱過：

世上沒有比這更愜意，

就是咬痛自己的仇敵，

以及用刻薄的嘲笑，

調侃那些粗鄙的傢伙。

我自然尊敬你的醫學，但我以為你過於輕視我在這裏請教的那些英德法醫生了，如果你認為他們不能辨別癱和疔。這裏，在英國，在這病癱之國，癱實在說是一種無產階級病症！即使醫生辨別不出來，但病人，如我，嘗過這兩種痛苦，是曉得辨別的，因為主觀的印象極有差異，雖然據我所知還沒有一個醫生能從理論上解釋這事情。這病纏擾我，至今不過數年罷了；以前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毛病的。

現在寫信給你時候，我還未曾完全痊癒，我還不能工作。你看又是虛耗好多星期光陰了，還不是爲了普魯士國王哩！

在杜靈先生^①底批評中，尤其表現明顯的，乃是恐懼！我將是很高興的，倘若你能寄給我杜靈底著作反對加勒^②之輕讎者，以及宙侖^③底著作孤立的國家與農業之關係或其他類此之書（標明書價）。這裏定書須好久好久纔能寄到。

最後，我請你將我的照片加印一打寄來（那種專照面部的）。一打左右的朋友迫着問我要。

這信附寄你，我的大女兒燕妮^④底幾張照片，以及伊列奧諾爾底照片，都是給顧格爾曼太太的。伊列奧諾爾託我代問小弗蘭慈好。

說到李卜克內西：你讓他暫時做個小偉人罷。一切都會得到美滿結果的。

我還有好多私人軼事告訴你。但下次我能够坐着不感覺痛苦時候再同你說罷。
敬禮！

你的卡·馬克思

這裏，我有個朋友，素來研究骨相術的，昨天他看到你的夫人底照片，對我

說：「這人很有智慧！」你看，骨相術並不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技藝，如黑格兒所想像的！

①魏特 (George Weerth (1821—1856)) 恩格斯稱之爲『德國無產階級最早的和最偉大的詩人』，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新萊茵新聞底文學副刊就是他編輯的，他和佛萊里格拉特在這刊物上發表的作品可算爲一八四八年革命在這方面最好的出產。

②杜靈 (Eugene Dühring (1833—1922)) 德國哲學家及經濟學家，傾向社會主義，但其實是代表小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者底思想，恩格斯後來寫了一本杜靈先生底科學革命（即反杜靈）反對他。

③加勒 (Henry Carey (1793—1879)) 美國經濟學家，對於法德二國經濟學家很有影響，他認爲自由貿易之結果，經濟關係可以達到一種和諧。

④宙命 (Tohanes Heinrich Thünen (1783—1850)) 德國經濟學家，研究農村經濟與城市之關係。

⑤燕妮 (Jenny Marx (1814—1882)) 馬克思底大女兒，在家裏做父親底祕書，對父親底科學研究很有幫助。她自己也以約·威廉底筆名，寫了好多文章，一部分關於愛爾蘭『芬黨』運動。後來與法

國社會主義者查理·耶傑結婚。

第十八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我的親愛的顧格爾曼：

開了刀，受了宰割，按照這行種種規則診治過，但仍不斷地生膿，以致除了兩三日以外，我都被迫不能工作，至今已有了八個星期了。上星期六我第一次出門。星期一又發作了。我希望這個星期可以痊癒，但誰能保證我不會復發呢？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的腦袋大受其影響。我的朋友，曼撒斯特的滾珀特●醫生，催我用砒治療。你以為如何？

你的哥配爾已不在此地了。

刻特本尼是一個匈牙利的德國人，他的真名——我們私下說罷，——叫做本刻特。

匈牙利的德國人喜歡把他們的名字變成馬齊亞式的。●我個人不認識他。一八六〇年左右他和伏格特吵鬧，我就寫信求他供給一點材料，但我沒有得到一件可以利用

的。（我的匈牙利材料，一部分是悉美爾供給的，他部分則由我個人在倫敦訪查得來。）以後，當同哥蘇特衝突時，他寫信向我求助。調查結果，在政治方面我沒有發現他有甚麼可疑之點。我覺得他是一個好管閒事的傢伙，文章寫得很快。至於他的關於邦那巴方面的吹牛，則好多其他的東方蠻子也是這樣的，但他們仍是誠實。總而言之，要監視他。我也認為，不要對他表示不信任，是更合乎外交一些（所以我纔答應他經過你的要求，寄給他傳記的材料）。等到我坐着不覺痛苦時候，我還要調查他的行動。

關於剽竊的事情，你猜得不錯。我有意寫得很粗笨的，爲的惹起霍夫斯特廷去懷疑李卜克內西，而遮住了真實的來源。但這話祇是我們私下說的。

你一定知道，恩格斯和濟伯爾寫了些論文關於我的書，登在巴門新聞，厄伯費德新聞，弗蘭克福經濟新聞，以及——害得亨利·部爾格大爲煩惱——杜塞道夫新聞上面。濟伯爾是我要介紹給你的巴門地方人物，但現在，爲了健康原故，他住在馬

德爾。

八天之前星期六，那個星期六評論；④「善良社會」底刊物，在「新書評論」一欄中，登了一則關於我的書。我摘錄一段如下，你自己去看，免得我說了：

「著者底思想無論如何危險，但人們絕不能抹殺他論證底明白，文筆底剛健，以及給予乾燥無味的經濟學問題以動人的情趣……。」

請代致意你的夫人和小弗蘭茲。不日你們可以接到其他的照片，因為人們剛纔發現，所用的水彩色，起初是很好看的，但以後溶得一塌糊塗。

祇要時間允許，請你就寫信給我罷。在病中以及多憂愁的時候，人是渴望朋友來信的。

敬禮！

你的卡·馬

卡爾·馬克思，哲學博士，生於托列夫，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

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初時哥倫萊茵新聞撰稿，以後主筆。在他主筆的時期內，這報紙受了兩重檢查：除了檢查員底檢查以外，還須受政府主席底檢查。

最後，內閣命令禁止這報紙出版。

馬克思離開德國到巴黎去。一八四四年，他和露格合作，在巴黎出版德法年報，這報德國不許發賣。此外，神聖家族，批評的批評之批評，反對布魯諾·鮑爾一夥人（弗蘭克福「書店」出版）。

一八四五年十二月，被季左逐出法國，是普魯士政府唆使季左驅逐他的，馬克思於是到布律塞爾去，於一八四六年創立『布律塞爾德國工會』，在那裏講演經濟學，同時投稿於法國改革報（巴黎）等等。

一八四七年：哲學之貧困，答覆蒲魯東先生底貧困之哲學。又：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以及其他各種小冊子。

一八四八年：與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被捕，被逐出比利時，臨時政府寫信請他回法國。一八四八年四月離開法國，在哥倫創辦新萊茵新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八四九年五月）。馬克思以後被逐出普魯士，政府起初照法律手續尋他的罪，但沒有效果。兩次在刑事法庭受審（第一次爲了報紙言論，第二次爲了號召反叛），兩次都宣告無罪。馬克思底辯訴書印了出來：兩次政治訴訟，哥倫出版。

一八四九年：新萊茵新聞紅色的停刊號。

馬克思到巴黎去。於一八四九年九月被逐出巴黎，限定在布列壇（莫比韓）居住，但他拒絕往那裏去。到倫敦去，他現在就住在那裏。

一八五〇年，出版新萊茵新聞，政治經濟評論（漢堡）。

一八五二年：路易·邦那巴底霧月十八日，紐約出版。

關於哥倫共產黨案之發現。這一版在德國邊境上被沒收了，波士頓出了一個新

版，一八五三年。

一八五三—五四年：反對巴默斯敦的小冊子。

一八六〇年：伏格特先生。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年：經常投稿於英美論壇（紐約）和新的美國百科全書（紐約）。

一八六一年，大赦後到柏林去，普魯士政府拒絕恢復他的國籍。

一八六五年：替工人國際會中央委員會發表告歐洲勞動階級書。

一八六七年：資本論，經濟學批評，第一卷，漢堡出版。

①滾珀特 Edouard Gumpert（死於一八九五年）德國醫生，住在曼徹斯特，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密友。

②馬齊亞式名字 按匈牙利馬齊亞民族是從亞細亞移去的，還保留着好多東方人底習慣，譬如姓置名前這點與西方人名置姓前剛剛相反。這裏說的刻特本尼 Karlbenny 原名是 Benkert。

③濟伯爾 Karl Siebel（1836—1868）左派的詩人和小說家，恩格斯底遠親，他的著作受了恩格斯思想影響。來倫敦認識了馬克思，以後很出力在德國宣傳資本論。

④星期六評論 英國上流社會雜誌。

第十九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

親愛的朋友：

哥配爾一走，我的病又加重了。我絕不相信，他的走是我的病重底原因。是先後的關係，不是因果的關係。（在他那一類人中，他本是十分和悅可親的；但在我現時所處的情況，我覺得他那一類人太健全了，難得與他相調和。）你看，這就是我沒有寫信的原因，我甚至還沒有通知你收到宙侖底書。這個墨克廉堡士紳士，差不多是能感動人的（他本具有德國思想底特性）；他把他的業產特羅當作鄉村，把墨克廉堡·斯威棧當作最好的城市，由此出發，借助於觀察，微分學，實用簿記學等，自己構成了里嘉圖的地貨論。這一面是可尊敬的，一面又是好笑的。現在我明白，杜靈先生在他的批評裏●為甚麼要採取那種奇異的吞吞吐吐聲口了。這是一個很自滿的又很傲慢的小夥子，自命為經濟學界底革命者。他做了兩件事：首先他發

表了（從加勒出發）經濟學之批評的建設（約五百頁）和一本新的自然辯證法（反對黑格兒的辯證法）。我的書兩方面都與他有關係。他宣布出來，祇爲的仇視洛雪爾。此外，半有意地，半蠢笨地，他使用欺詐。他很明白，我的表現方法並非黑格兒底方法，因爲我是唯物論者，而黑格兒是唯心論者。黑格兒底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底基本形式，但祇在除去牠的神祕形式以後纔是如此，而這正是我的方法底特點呀。至於里嘉圖，則杜靈先生最感到苦惱的，乃在人家沒有從我的書裏找出使加勒及他以前好多人與里嘉圖判然不同的那些弱點。他也用一種不正當的手段，將里嘉圖底褊狹歸嫁於我。但是不相干。我應當感激這個人，因爲他是第一個够資格的人出來說話。

在第二卷裏（我的狀況若不改善，這卷書恐怕永無出版之目的）我也將分析地產和競爭，競爭是在研究其他問題所需要的限度之內去分析的。

在我病中（我希望不久可痊癒了），我不能寫字，但我吞下很多很多的統計材

料及其他材料；腸胃沒有我那樣習慣於吸收並迅速消化這類食物的人；吞下這些材料一定要害病的。

我的境況是很困難的，因為我不能從事於任何有進款的附帶工作，卻又必需維持着一種架子，爲了我的孩子們。倘若我無須趕著這二卷可咒詛的書（以及尋覓英國出版家），——這些迫得我非留在倫敦不可，——則我一定搬家到日內瓦去，那裏，用我現有的財源，我能很舒服地生活。我的第二號女兒於本月底結婚。

致意小弗蘭瑟！

你的卡·馬

●杜靈底批評 按杜靈對於資本論第一卷的批評，發表在一八六七年當代認識之補充裏面。

第二十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你的信一面使我快樂，一面又使我懊惱。（你看，我總是在辯證法矛盾中活動的。）懊惱者，因為我明白你的家境，我若接受這種餽贈而使你的家庭遭受損失，那我就是太混賬了。所以，這十五鎊，我當作借款接受下來，以後要歸還你。

快樂者，這不僅是你的濃厚友誼底一種表示而已（在這世界大漩渦裏，友誼就是唯一可寶貴的東西），也是因為你使我渡過了因臨近婚事而生的大難關。最近四個月裏，我爲了藍皮書，調查，美國報告，銀行書等等，耗費了許多許多的錢，藥費和醫金還不在內，——以致沒有一個錢給我的女兒。

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如何時常談起要從倫敦搬往日內瓦的事情，不僅同自己 and 家裏人談過，同恩格斯也談過。此地，我每年必須用四百至五百鎊。在日內瓦，我有二百鎊就够生活了。但各方面估計一下，這事目前是不可能的。我祇有在倫敦纔能完成我的著作，也祇有在倫敦纔能希望從我的著作獲得足以至少敷衍過活的進項。但爲了這個原故，我暫時必須留在此地。在這危急時期，倘若我走開了，則我

暗中影響的整個工人運動，將落入於極不妥當的人物之手，而走錯了道路，——這一層還沒說到哩！

命運暫時把我拴縛在倫敦，不管一切不快意的事情。至於哥配爾，則你錯怪他了。我若不害病，他一定使我開心；而在家庭中，這種開心是絕沒有害的。

恩格斯和我直到如今都未曾替李卜克內西底報紙撰文（恩格斯剛寄了兩篇論文給他，關於我的書的）。普通的倫敦通信員是厄加留士。波爾涵寫了一篇論文反對赫爾岑一夥人。

M底信使我感覺十分有趣。他一部分誤解了我的進展，不然他會看出：我不僅把大工業看做是社會對爭之母，而且看做是解決這對爭所需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之創造者，但這解決並非走溫和道路所能實現的。

至於工廠立法，則我要求，甚至站在國家立場上要求：作為工人階級在其發展及其行動上有個舒展餘地之先決條件，這法律必須是強制執行的，不僅是對付工廠

主，而且是對付工人（第五四二頁，第五二號附註，那裏我說起了工人對於限制勞動時間之抵抗）。總之，M先生若能表現歐文那般毅力，則他可以打破這個抵抗。在第二四三頁，我也說過：單獨的工廠主（除非他努力設法去影響立法），在這方面是做不出多的事情來的：『但總而言之，這事並不關係於單獨資本家底善意或惡意……』，以及同頁第一一四號附註。某些工廠主如費爾登，●歐文等，多多證明了：單獨的工業家也仍舊可以發生某種影響的。他們的主要活動自然應當是公開的。至於在阿爾撒斯的陶爾敷斯家的人，●那是一些騙子，他們依靠合同上的條件，以一種便利於他們的方式，居然將他們的工人降抑至於一種真正的奴隸地位。巴黎某些報紙已大大地揭破他們的假面具了。正爲這個原故，不久之前，一個陶爾敷斯纔在立法院提出了並使之通過了一條最可恥的壓迫輿論的法律，即是說：『不許涉及私人生活！』

向你的親愛的夫人致最親切的敬禮。

再者：你見到我的私人朋友史外采，在六期的社會民主報上，關於我的書，大地恭維我了麼？那個老虔婆哈茨費德一定十分氣憤的。

●費爾登 John Feilden (1784—1849) 英國經濟學家，反對童工制。

●陶爾數斯家的人 Les Dollfus 在法國阿爾撒斯省辦工廠，被稱為慈善家，其中有個名叫約翰的 (1808—1887) 建造了工人城，以廉價租住宅給工人。

第二十一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四月六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那一對青年人已於上星期四舉行文明結婚了（這裏，法律並不限定要宗教結婚），而且已經動身往法國度蜜月去了。他們向你以及格特柳德太太表示敬意。

哥配爾親來訪我，可惜我不能接見他，因為我敷滿了膏藥。恩格斯來到這裏參

加婚禮，昨日又動身走了。由於他的催迫，我決定用砒治療，因為這個病症應當根絕的。他有一個朋友，就是用這種治療，於比較簡短的期間完全醫好了的。我對於砒有一種成見，因為我曾在醫報上讀到了法國醫生一次論爭。

這裏，愛爾蘭問題鬧得厲害。格拉斯東那一派人，自然是利用這問題以便重得政權，並求在下次選舉時有一個競選的政綱，——下次選舉是要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這個新方向首先危害於工黨，因為工人中那些陰謀分子，想於下次選舉時充任議員的，如奧德格，博德●一流人，現在有了新的藉口去同自由派資產階級聯盟了。

這究竟是英國應得的處罰，因而也是英國工人階級應得的處罰，懲治牠好多世紀以來對於愛爾蘭所犯的罪過。

但最後的結果，這仍舊是有利於英國工人階級的。『在愛爾蘭的英國教會』——或簡稱為『愛爾蘭教會』——乃是英國地主在愛爾蘭的宗教堡壘，同時又是在英國本

部的「國家教會」底分枝。（這裏，我說的英國教會，是指其地主身份說的。）在愛爾蘭的「國家教會」一場臺，在英國的也要場臺，在愛爾蘭的破落地主先場臺，然後在英國的隨之。我始終確信：社會革命應當認真地從基礎開始，即是說從土地所有權開始。

此外這事情還有一種很有用的效果，即是：「愛爾蘭教會」死了，烏爾斯特省那些信奉新教的愛爾蘭佃農，便可以同愛爾蘭其他三省信奉天主教的佃農聯合起來，加入他們的運動，免得像自今以前那樣，這宗教的對立給地主利用去了。

前天我收到佛萊里格拉特^①一封信（婚禮請帖自然寄給他了），其中有如下奇異的文句……但我把這信寄給你罷，這或者使你感到更有趣味些。我請你看後退還我。要完全明白這信，須得知道：在我的書出版以前不久，柏林出版了革命底十二戰士，是斯特魯夫^②和辣希^③二人著的。裏面，佛萊里格拉特被尊為這十二使徒之「一」；人家而且仔細辨明：他從未會是共產黨徒，祇因過於謙恭，纔和那些怪

物來往，如馬克思，恩格斯，伏爾夫之類。既然伏爾夫也受了侮辱，我便寫信給佛萊里格拉特，要他解釋，因為我知道辣希（一個流氓）正是他的在柏林的求乞委員會之首腦。他用一種小人底詭詐，很冷淡地回答我，推諉了責任。以後，我把我的書寄給他，但這次沒有在書上簽名，如一向所做的。我看出，他已明白這個暗示了。

敬向你的親愛的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無論如何，我總要設法再拜訪你一次。

你的卡·馬

再者：波爾涵這幾日要去拜訪你。不要忘記了，他雖然是我的密友，但我總不是凡事對他公開的。

李卜克內西底報紙太表現「南方人的」狹小氣質了。

（以下還有一行文字看不清楚，原稿拍成的照片，在這裏扯破了。）

①博德 (George Potter (1832—1893)) 英國工人階級領袖，曾領導多次罷工運動，一八六八年果被推為下院候選議員，後來變成了自由黨。

②佛萊里格拉特 Ferdinand Freiligrath (1810—1873) 德國有名的革命詩人，與馬克思同辦新萊

茵新聞，曾因死者告生人一詩被捕，後來亡命外國，此時也住在倫敦，顧格爾曼與馬克思通信就是他介紹的。普法戰爭時他變節了，去擁護俾斯麥底政策。這裏說的信是一八六八年四月三日寫的。信中有關的幾段，今摘譯如下：『我也要謝謝你，你如此富於友情把你的資本論第一卷送給我；我遲至今日才向你道謝，你千萬不要以為我的謝忱是較不熱烈或較少誠意些。我時刻想着要當面向你道謝，但最近幾月的工作和煩惱不許我這樣做。』『我再加一回誠懇地感謝你。下次你一定會把你的名字簽在這我的書上面，不是麼？』

③斯特魯夫 Gustave Struve (1805—1870) 德國資產階級左派領袖，領導一八四八年暴動，後來在美國參加南北戰爭。

④辣希 Gustave Rasch 德國民主派作家，亦曾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在革命底十二戰士中，他說馬克思「以其呼吸氣息」撲滅了佛萊里格拉特底詩的靈感。

⑤求乞委員會「瑞士銀行」破產了，佛萊里格拉特是這銀行駐倫敦的代表。一八六七年德國成立了

一個委員會，運動國家送一筆款給這詩人。辣希就是這委員會底有力人物。

第二十二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七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你應當把我當作一個大混蛋，我遲至今日纔回答你的夫人底如此親切的信，以及你的信。事情是簡單的；舊日的『血玫瑰』（借用這詩意的名稱罷）如此巧妙地攻擊我，使得我不能坐着寫字。固然我可以口念叫人寫的，但你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總希望明天會好了的啊。爲此便遲於回信。爲此，我今天也纔寫這寥寥幾行字給你。

我到德國去的日子，現在還完全不能確定，但這絕不是近日的事。無論如何，我一定是在確知你不出門時候纔去的。

你寫了幾行字給維壽，●你就是幫了我很大的忙了，雖然我不信他有這耐性和

空閑來研究這個於他是陌生的學問；我知道，我在曼撒斯特費了多少力氣去讀他的細胞病理學，他的寫法尤其難懂。

已出的社會民主報，關於我的書的，有如下各期：第十期（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十一期（一月二十四日），第十二期（一月二十六日），第十四期（一月三十一日），第十五期（二月二日），第二十四期（二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五期（二月二十六日），第三十期（三月八日），還有一期我手頭沒有，但其中祇有幾段摘錄。

向你的夫人及小弗蘭慈致敬。

你的卡·馬

●維齊 Rudolf Virchow (1821—1902) 德國傑出的醫學家，同時是「進步黨」一個領袖。

第二十三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朋友：

一大堆的意外事件阻止了我寫信給你。

此刻祇寫幾行字罷。

我的大女兒和小女兒都害了猩紅熱。我祇記得你在漢諾威同我說起了危險過去及脫皮開始以後的治療法。請你速即教我這個方法。

請代致意你的夫人和小弗蘭慈。

你的卡·馬克思

李卜克內西更加墮落到南德的小家氣裏去了。他的辯證法還未學到家，不能同時批評兩方面。

第二十四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多多感謝你的信。孩子們底病漸漸好了（今天是第九日），雖然還不能出門去。說到我的書，則我前日收到五期厄伯費德新聞，其中有斯那克博士底很含善意的批評（我記得一八四八年時知道他的名字，但不認識他本人）。他發表意見的方式，有許多糊塗之處。他方面，有人從柏林寫信給我，說那個小丑厚赫爾嘲笑我的書，在他的雜誌六月號上。這些先生們終於決定出來說話了，這卻是很可喜的事情。

我還不知道能不能到德國去，更不知道何時能去。我終於醫好我的癱了。

恩格斯一定要到此地來的，在八月或九月間。

敬向顧格爾曼太太和小朋友問好！

你的卡爾·馬克思

●斯那克 Friedrich Schnake 一八四〇年後在萊茵一帶雜誌上寫了許多文章鼓吹「真正的」社會

主義。餘不詳。

●厚赫爾底雜誌 按指經濟學和文化史季刊。

第二十五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

親愛的朋友：

孩子們身體好些了，雖然還是很衰弱的。

我很謝感你寄來的東西，但千萬不要寫信給厚赫爾，這個「撒尿小人」●要過分得意的！他所能得到的，祇有這個，即第二版出版時，我將在關於「價值量」的幾段上給予巴夏特以其應有的地位。我還未曾做這事情，因為第三卷裏將有一完全的專章論到這些「通俗經濟學」先生。你本來明白，厚赫爾一類人所謂「交換價值」，自然不是從已消耗的勞動力之量推究出來的，而是從此種消耗之不存在，即從「節省下來的勞動」推究出來的。那位「可尊敬的」巴夏特●本未曾自己「發現」這為那些先生如此歡迎的理論，他不過以他的方式從更早的著作家「抄襲」來罷了。他

抄襲的來源，自然是厚赫爾一類人所不知道的。

說到中央報，則那人做了最大的讓步了，他承認：不談價值便罷，否則應當採取我的論斷。這個不幸的人沒有看見：即使我的書沒有那一章關於價值的，但我對於真實的條件之分析也供給了關於價值真實關係之證據和說明。他的饒舌，說甚麼必須說明價值觀念之類，唯一是由於他完全不懂得這問題底對象及其科學的方法。無論那個小孩子都知道：停止了勞動，整個民族都要滅亡的，不僅停止一年如此，停止幾個星期也是如此。每個小孩子也都知道：適應於各異的需要量之生產品，其分量是由社會勞動全部之各種不同的而又多少一定的分量來決定的。這是自明的道理，即社會生產之確定的形式，絕不消滅那分配社會勞動為一定比例之必要，不過是改變其表現方式罷了。自然法則始終不會一般地被廢除了。在歷史上不同的情況中，所能改變的，不過是這些法則藉以表現的形式。這個依比例分配勞動藉以表現的形式，在社會勞動全部受個人勞動生產品私下交換所確定的一個社會之中，恰正

是這些生產品底交換價值。

科學底功用，恰正在於顯示：價值法則如何表現。所以倘若要首先『解釋』那表面上與法則相衝突的一切現象，那就應該於未有科學之先供給科學。里嘉圖就是犯了這個錯誤，當他在其論價值的第一章內，假定一切可能的範疇都已存在，須得首先加以解釋以便證明其與價值法則相當的時候。

無疑，你猜的也一點不錯：這理論底歷史證明了關於價值關係的觀念是始終一個樣的，有時明白一點，有時糊塗一點，有時沾染了幻想，有時則比較合於科學的正確性。導流於環境的思想過程，乃是一種自然的過程。所以真實的思想，始終祇是類似於自身，祇能漸進地與自身相異，隨着發展底進步，因而隨着思想官能底進步。其他一切不過是廢話罷了。

通俗經濟學絲毫未曾想到：日常交換底真實條件和價值底大小，並不是直接同一的。資產階級社會之迷人處，恰在這裏，即是：這個社會對於生產本沒有任何自

覺的社會的管制，凡是合理的事情，凡是天然必需的事情，都是在一個盲目行動的中介物形式之下做成的。那些通俗的經濟學家，於是乎自以為有了一個大發現，當他們看見了內部的聯繫而不停地叫喊道：在外表上，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的確高聲叫喊，說外表是他們的最終鵠的，他們要緊緊抓住。既然如此，要科學做甚麼呢？

但這事情還有另一種作用。人家一經深入於內部機構，那事實底崩壞便要打破那認為現社會必須永久存在的一切理論信心。所以統治階級有絕對的利益要使這不合理的糊塗思想永存不朽。那些饒舌的騙子如何能得到他們的酬報呢，他們的最後的科學論據既然是認為在經濟學上不容許思想？

然而說到這裏也就够了。人家總看得出，資產階級這些說教者是如何蠢笨的了。一些勞動者，以至於一些工廠主和商人，都能明白我的書，而且依之確定方向，而那些「法學博士」反而埋怨說我非法濫用他們的智慧了。

我不主張印行史外采那幾篇論文，雖然他供給了好的材料給他的報紙。請你寄我幾份政府公報。你寫信給厄伯費德新聞，一定可以問到斯那克底地址。請向你的夫人和小弗蘭慈致意。

你的卡·馬

再者，我收到狄茨根一篇論文，關於我的書的。我寄給李卜克內西了。

①「撒尿小人」按原文 Manneken-Pis，本是布律塞爾城中一個有名的噴泉，雕着一個男孩子正在撒尿之狀。

②巴夏特 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 法國經濟學家，主張自由貿易。他的學說并無獨創之處，不過澈底發揮自由貿易及雇主人間自由契約之原則而已。他反對勞工立法并熱烈擁護私有財產。

第二十六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八月十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自從得到你的信後，我就奔走了一次，但沒有效果。爲了外國罷工向此地工會捐款，現時是不可能的。你近日寄給我的漢諾威報紙，其中登載的關於倫敦「工廠」的數字，我感到十分有趣。

我的家人此時到海濱去了，這是非去不可的，尤其兩個女兒病後身體似乎很衰弱。拉發格在倫敦考外科醫生畢業之後，將在此地行醫幾個星期，在一個醫院內當助手醫生。以後，他再到巴黎去考法國博士。

目前，我多操心於「私人經濟」，而少注意到「國民經濟」。恩格斯自願替我做保，借一筆款，約一百鎊至一百五十鎊，以五釐起息，一月間先付一半，七月間再付一半。但我至今尙尋不到肯借錢的人。

我熱心禱祝，我的工作能允許我於九月底完全離開倫敦到大陸去。我能無需「大英博物館」，便可動身了。生活底昂貴，長此下去更難忍受了。不錯，大陸方面菲薄的條件不是很受歡迎的。但「安靜是公民底第一條義務」，那是得到安靜

的唯一的方法。這裏，在所謂「工人國際會法國支部」中發生了種種醜事，而且是爲了這個支部；下次寫信時再告訴你罷。

我現在是孤獨一個人，沒有聽到孩子們底聲音使我發生異樣的感覺。

敬禮。

你的卡·馬克思

●「大英博物館」按其中大部分是圖書館，資本論底材料就是從那裏得來的。

第二十七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二日

1. Modena Villas, Maitland Park.

我的親愛的朋友：

你固執不寫信給我，使我完全莫名其妙。是否爲了我上次的信的原故呢？我敢相信不是的。無論如何，這是違反了我的意向：我無需要明白同你說，但你知道，

在德國方面你是我的最親密的朋友，我不允許朋友之間爲了瑣碎事情互相猜疑。你對我尤其不當如此；你知道我是如何感激你。爲了我的書，你幫的忙，●比全德國還多些。

但你如此固執不寫信，也許是爲的要向我表明你不是屬於那一羣所謂朋友罷，——事業不好時候，他們就緘默，事業好時候，他們纔說話？然而在你方面是無需要這種表示的。

當我說起『事業好』時候，我的意思首先是指我的書所做的宣傳，以及你最後來信之後牠在德國勞動者中間所得的歡迎而說的；其次也是指工人國際會神奇的發展——尤其在英國——而說的。

出我意料之外，幾日以前聖彼得堡一家書店通知我，說資本論底俄文譯本已經在印刷中了；他求我給他一張照片，做封面用；我不能拒絕我的『好朋友』俄羅斯人這個微末的請求。這是命運底嘲弄，我自從二十五年來不斷地攻擊俄羅斯人，不

僅寫德文來攻擊，而且寫法文和英文來攻擊，然而俄羅斯人始終是我的「保護者」。

一八四三—四四年間，在巴黎，一些俄羅斯貴族來奉承我。我的著作，反對蒲魯東的（一八四七年），以及在頓克書店出版的（一八五八年），在俄國銷得最多，而首先翻譯資本論的又正是俄國。但這一切不要太重視了；俄羅斯貴族在德國諸大學或在巴黎渡過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熱心地尋覓西方出產的極端性的東西，但這是純粹的嗜欲，十八世紀時一部分法蘭西貴族也是這樣的。「這不是給裁縫和鞋匠的，」——當初伏爾泰提起他的啓蒙思想時候說過這話。這並不能阻止那些俄羅斯人回去做官之後，變成了混蛋東西。

德國領袖們底爭吵，現在給了我好多的煩惱，你從附寄的幾封信內可以判斷出來，這些信請你仍退還我。一方面是史外采，他尊奉我做異教徒佔領地底教皇，^④爲的要我封他做德國工人皇帝。他方面是李卜克內西，他忘記了史外采在事實上迫得他記起了有個無產階級運動，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不同。

我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康健。我希望，我不會失掉你的夫人底恩寵。

婦女國際會，曾由牠的領袖哥格太太（叫她做格克太太罷）^②出名，寫了一信給布律塞爾大會，問我們的團體是否容許婦女加入。自然很客氣地回答她可以。所以倘若你再不寫信來，我就要把總理事會通信員底全權賦予你的夫人了。

爲了肝病，我熱天受了許多痛楚，但目前是很健康的。

敬禮。

你的卡·馬克思

再者一：西班牙革命發作，好像是戲臺上的上帝突然降臨，^③阻止了法德戰爭，否則這戰爭一定要爆發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再者二：你有一次信上說，我可以收到一本布希涅爾^④底書：何時能收到呢？怎樣可收到呢？

① 顧格爾曼受資本論的忙 馬克思這裏說的無疑誇大了一點，但顧格爾曼以言辭和文字做宣傳，增加

資本論底銷路，其功績是不可否認的。邁斯涅爾書店也寫信給馬克思道：「各大城如果都有這樣一個人，我們不久就可以再印一版了。」

② 俄羅斯貴族 按馬克思評論俄羅斯青年貴族的話，同樣可以適用於中國的青年智識者。試想一九二八至三七年他們何等熱心地尋覓『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甚麼『對立的統一』，甚麼『亞細亞式生產』，甚麼『工農民主專政』……又如何常常掛在他們的嘴角！但這並不能阻止那些青年人有官做之後變成混蛋東西。

③ 德國領袖爭吵 按史外采一派的組織是繼承拉薩爾的，李卜克內西派的組織後來被稱為馬克思嫡派，但馬克思對李卜克內西也是不滿意的，在這信以及以前以後其他幾封信中都可看出。史外采一派是捧俾斯麥來打擊左派資產階級的；李卜克內西一派則聯合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來反對俾斯麥。馬克思主張反對俾斯麥，同時也要反對民主派，所以他說：李卜克內西辯護法還未學到家，不能同時批評兩方面；又說：李卜克內西忘記了民主運動之外還有一個無產階級運動。

④ 異教徒佔領地底教皇 有虛銜而無實權之意。拉薩爾死後，因為馬克思在德國工人中的地位，史外采一流人不得不伴為尊崇他，史外采也寫了好多論文在他的機關報上讚揚資本論，實際並不接受馬克思底政策。

⑤「叫她做格克太太罷」這是馬克思開玩笑：「格克」(Gock)德文是「蠢人」之意，與這位太太底高姓(Goegg)音相近。

⑥戲台上的上帝突然降臨 按原文爲拉丁文 Deus ex machina，爲「上帝從機關降下來」之意。戲台上有機關設備，戲中情節演到沒有出路地方，往往機關一動，上帝下凡來解救了。猶如西遊記，孫悟空戰不過妖精時，往往觀世音菩薩出來幫忙。

⑦布希涅爾 Ludwig Büchner (1824—1869) 德國庸俗的唯物論者，亦曾參加工人運動。此處所說的書即指第二十九號信中提到的關於達爾文主義的講演錄。

第二十八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的親愛的朋友：

你的信到時，我正忙着會客。所以祇寫這幾行字回答你。

刻特本尼底通信處：貝侖街門牌三號（我不知道這個「3」是甚麼意思，也許是指第三層樓罷）。

現在容我說一句話。你和恩格斯既然認爲這事是有用的，那麼我也同意了那個

在園亭上的廣告，但我本意是完全反對的。現在我很懇切地請求你們絕對不要開這玩笑。這事沒有其他的效果，除了能使凱爾一流人物以及「故鄉人」相信：這人是列於他們的大學者及其他大人物之林，需要他們的保護或願意他們的保護。

我認爲這種事情是害處多於益處的，而且有玷於一個科學家底品格。所以，邁爾辭書●好久以前寫信請我給他一個傳記，我不僅沒有寄給他，連信也沒有回牠。各人有各人的行禮樣式。

至於刻特本尼，那是一個文氓，一個好管閒事的自負的和糊塗的傢伙。少同他往來一點，更好一點。

敬禮。

你的卡·馬克思

●邁爾辭書 Meyers Konversations-Lexikon

德國有名的一種小百科全書，其中除常識及典故

以外，尚有歷代及當代名人小傳之類。

第二十九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五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你有狄茨根底地址麼？已經有一個時候了，他寄給我一部分他的關於「思想能力」的著作原稿。●雖然微嫌含糊一點，以及重覆太多，但這著作含有好多出色的東西，甚至可說驚人的東西，倘若注意到牠是一個工人所著作的。我讀了之後沒有立刻回答他，因為我要知道恩格斯底意見如何。我將原稿寄給他了，須待相當時候纔能復回我的手裏。現在我找不到狄茨根底信，他的新地址就在那信裏面。他從彼得堡寫給我的最後一信中，告訴我說：他要回到萊茵河邊來，而且定居在那兒。你也許得到他的地址罷？有，則請你立刻寫給我。我的良心——人們是永不能完全排除這類事物的——責備我，不該如此長久不回答狄茨根。你以前答應我，要給我關於他本人的一些材料。

我收到了布希涅爾關於達爾文主義的講演錄。這顯然是一個『製書匠』，^①多是爲這原故，他纔叫做『布希涅爾』罷！他的關於唯物論史的高談闊論，是十分淺薄的，而且毫無疑義地是從朗格^②抄襲而來。譬如說，這個小人物寥寥幾句就把亞里士多德對付過去了，這種手段未免太豈有此理，——亞里士多德也是一位自然學家，卻與他完全兩樣的。他也是很稚氣可笑的，當他提起卡巴尼士^③時候說道：『人家差不多以爲在聽伏格特說話哩。』難道是卡巴尼士抄襲伏格特的麼！

我好久之前就答應過你，要告訴你一點關於所謂『法國支部』的事情。這些流氓，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是『青魚』或類此之物。但自從我們的朋友退出以後，他們就都是說空話者，都是空言革命的英雄了，——他們在穩妥的距離之處殺死國王和皇帝，特別殺死路易·拿破侖。在他們看來，我們自然是反動派；他們寫了一種『起訴書』控告我們，在布律塞爾大會秘密會議時散發。爲了畢亞特^④底事情，這些光棍更加是義憤填膺了。畢亞特是個武劇寫作者，沒有聲名，第四等人物；在一

八四八年革命中，他祇演了 Toast master 底腳色（公衆宴會時專司舉杯祝壽之僮僕，英國人叫做 Toast master）。他確實害了『偏狂症』，以附耳而談的姿勢來高聲叫喊，而且裝做是一個危險的陰謀人物。畢亞特要利用這一夥人把工人國際會變做他的徒黨。他尤其是要陷害我們。這個『法國支部』召集過一個公開會議，大吹大擂冒充是國際會召集的；在這集會上，路易·拿破崙，一名巴丁格，被正式判決死刑……，但自然是交付於巴黎那些不知名的蒲魯都去執行的。英國報紙既然毫不注意這齣滑稽戲，我們同樣也對他採取『緘默陰謀』了。但這一夥人中有個叫做威奇尼耶的人，一個善敲詐的新聞記者，把這些醜事完全發表在一家比利時報，蟬，上面，——這報也自命爲國際會底一個機關報。這是一種笑話報，通歐洲找不出第二家的。其認真處正是其可笑處。這故事，從蟬報，傳到國家報去，國家報是『帝國之報』。這自然是保羅·德·加薩雅底一個絕妙機會。所以我們（即是總理事會）寄了一篇六行字的正式宣言給蟬報，聲明畢亞特與國際會毫無關係，他

而且不是國際會底會員。由此激發那個氣憤。結果引起「法國支部」大吹大擂地辭職，他們現在是在畢亞特指揮之下單獨做自己的事情了。他們在此地，倫敦，唆使人家成立一個所謂「德國鼓動團」，有一打半的團員，以巴拉丁那省的老亡命客，半瘋狂的鐘錶匠魏勃，為領袖。現在你可明白與這個莊嚴的壯麗的重大的事件有關係的一切事情了。再說一點。我們很滿意地看見布朗起，借他的一個朋友底手筆，就在同一個蟬報上，把畢亞特嘲笑得無容身之地，祇給他兩條路走：或者自認害了偏狂病，或者自認是警察局底密探。

昨天我收到史外采一封信，他向我宣布說：他要回監獄去，而且一個內戰——他和韋·李卜克內西中間的戰爭——一定要爆發的。我應當說，史外采有一點說得對的，即：李卜克內西懦弱無能。他辦的報紙的確太可憐了。我不明白，受了我十五年教誨的一個人（因為他始終是太懶於讀書的），竟至於讓如社會與國家這一類文章排印出來，在這文章裏「社會」（何等有名的範疇！）竟被當為次要的原素。這

將是不可瞭解的，如果李卜克內西不是一個南方德意志人，如果我不是時常把他錯誤做他的領袖斯特魯夫。①

拉發格和少奶奶在巴黎有兩個月了。那裏，人家不肯承認他在倫敦取得的醫學學位，還迫他經過五場巴黎考試！

我的「經濟」（不是經濟學）狀況，從明年起，由於某種「安排」，要轉到令人滿意的方向去了。

敬向你的夫人和我的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爾·馬克思

再者：你的夫人參加德國婦女底解放大運動麼？我以為德國婦女最好先推動她們的丈夫自求解放。

①狄茨根底著作 按即指人類頭腦工作之本質，此為狄茨根底第一部著作。

②「製書匠」按布希涅爾底姓原文「Buchner」，是從「Buch」（書）譯出來的，本有「製造書

本的工匠』之意。

③朗格 Friedrich Albert Lange (1828—1875) 德國哲學家，服膺康德，著作以時物論史一書最為有名，他反對唯物論，但又認為雖然不可作為世界觀，卻可作為一種方法。他也曾留心工人運動，著有關於工人問題一書。（參見第四十一號信）

④卡巴尼士 Pierre Cabanis (1757—1808) 法國醫生兼哲學家，認為精神觀念，乃是從人類肉體組織發生出來的。『頭腦分泌思想猶如肝臟分泌膽汁。』按伏格特也是當時有名的自然學家，他的哲學見解有好多點是從卡巴尼士抄襲來的。

⑤畢亞特 Felix Pyat (1810—1889) 畢亞特很得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崇拜，後來參加巴黎公社，為公安委員會一個委員。

⑥蒲魯都 Marcus Junius Brutus (紀元前 85—42) 羅馬貴族子弟，凱撒大將就是被他刺死的。

⑦李卜克內西底領袖斯特魯夫 按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李卜克內西還是屬於左派資產階級政黨，斯特魯夫就是這黨底領袖。革命失敗，在英國亡命時，李卜克內西才成為馬克思底門徒。

第三十號

倫敦，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朋友：

我本想多寫一點給你，但一些非常『事件』爲我未曾料想到的，阻止了我寫長信。但願不至於阻止我於不久之後再提起筆來。

傅倫德●底信（附在此信內還你，並謝謝你）使我感覺很大的興趣。現在德國應該產生與當今科學界『柱石』不同的另一些人物了。

我也寄還你狄茨根底肖像。我以前設想的他的生平，是稍微不同一點。然而我總是這樣對自己說：他不是『如厄加留士●』一樣的工人。實在說，他探究得來的那種哲學思想，是需要相當的安靜和相當的閒暇的，每日勞動的工人絕無此清閒。我有二個好工人在紐約，皮鞋匠福格特和礦山技師邁厄爾，兩人以前都在柏林。第三個能够講演我的書的，是細木匠（普通工人）洛赫涅爾，他在倫敦住了差不多十五年了。

請對你的親愛的夫人說，我從未曾『懷疑』她是受格克女將指揮的。我問的話

不過是一種簡單的玩笑。婦女們本也不能埋怨『國際』選了一個女人勞太太到總理事會去。把玩笑丟開罷，『美國工會』最近的大會在這方面有個很大的進步：兩性勞動者是受絕對平等待遇的。站在這個觀點上，人們卻可以責備英國人，尤其責備我們那些對婦女慇懃的法國人，說他們精神太過於狹小。凡是稍微懂得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社會上巨大的變動，沒有女性酵素底協助，就是不可能的。社會底進步，可以恰切地由『美性』（醜陋的女人也在其內）底社會地位測知之。

至於那個『安排』，則我的書未曾著成以前，我是談不到做別的事情的。不然，我好久以來就可以免除種種困難了。簡單地就是這樣（但這是私下說的話）：一方面我和我的家庭安排好了，他方面恩格斯沒有讓我知道就同他的夥計商量好了這事情，而把私人的進款算清楚了，因為他於六月間退出生意而替我安排妥貼；有了這個『安排』，從明年起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工作了。

接受我的最好的敬禮。

●傅倫德 Freund 即第五十四號信說的傅倫德博士，事蹟不詳。

●厄加留士 George Eccarius (1818—1889) 德國工人，參加英國勞動運動，曾當第一國際總理

專書記。第二十號信說的替李卜克內西底報紙寫倫敦通信的，就是他。

第三十一號

倫敦，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朋友：

這信遲至今日纔寫，有二個原因：一者，是這個可咒詛的霧——這裏，除了霧沒有別的東西。——使我害了差不多四個星期的極惡性流行感冒；二者，我照了此信附寄的這幾張照片，照了至少七星期了，但總因這個惡劣而陰暗的天氣，直至最近纔得洗出來。

我的朋友史特朗，布拉福德人，從一個與他有商業關係的人得到了露格●的

信，今附寄給你。顯然，露格還未能忘情於『否定之否定』。請你速即將信退還我，史特朗必需交付於受信的人。

我們的總理事會底倫敦會計，可威爾·斯忒耐，一個有錢又有名的人，但生命和財產都盡忠於工人事業，而且過於常情地盡忠，——他請求在波因的一個朋友調查德文出版的著作關於工人問題和社會主義的。這朋友抄了一張表回答他，這表是波因大學經濟學教授赫德編的。表中的附註顯示這些學官，精神何等狹小。這裏是他寫的關於恩格斯和我的一節：

「恩格斯：工人階級狀況等，德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最好的著作。馬克思與恩格斯極有關係。他是社會主義貢獻我們的最科學的最有學問的著作資
本論之著者。這書雖然是近日出版的，還是一八四八年運動底一種回音

(一)。所以我在這裏論恩格斯時順提一下。同時(一)，這著作對於現在時期也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牠顯示了(二)拉薩爾主要思想底源泉。」

可愛的國土！

德國某大學一個經濟學助教寫信給我說：我絕對地說服他了，但他的地位迫得他，『與其他的同僚一樣』，不敢明說他的信念。

這些專家學官底懦弱，以及他方面資產階級和反動派報紙底緘默陰謀，使我遭受很多損失。邁斯涅爾書店寫信給我說：秋市銷路並不見佳。還須二百塔勒爾以上纔能抵償書店底本錢。他又說：『某些重要地方如柏林之類，如果有人做了像顧格爾曼在漢諾威做的一半的事情，我們已經可以出第二版了。』

元旦以來我做了外祖父了，『新年』送我一個小男孩。拉發格得到允許可以免除三個考試，他現在祇須在法國經過兩次考試。

敬向你的親愛的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爾·馬克思

照片上，我的大女兒燕妮掛的十字架，乃是一八六四年波蘭暴動底十字架。

●露格 Arnold Ruge (1812—1880) 黑格兒左派之一，馬克思與他同編法德年報。他這信是寄給一個叫做斯坦塔爾的人，替資本論做介紹的。露格始終是黑格兒門徒，不能更進一步；他讚揚資本論，特別着重其中的辯證法；他徵引了七四五頁一段，那裏馬克思說：資本主義財產制是個人財產制之「否定」，而未來土地及生產機關公有之財產制則是「否定之否定」，所以馬克思嘲笑他。

第三十二號

倫敦，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那個可惡的照相師，好幾個星期中一次又一次欺騙我，始終沒有洗出其他的照片給我。但我不能爲這原故再延緩我的回信。

說到伏格特先生，則在必要時候，我想把那還在李卜克內西手裏的本子取出來（我從倫敦寄了三百本到柏林給他，即是那時所有的存書都寄去了）。所以我大膽拿來存在你處。但「奧靈都，請你替我解答這個自然界疑謎罷！」●

李卜克內西一起寄給你六本，但對我說寄了五十本。你肯請他解答這疑謎麼？

葛特烈●現在是太老了，人家不能和他再做甚麼實驗。過去他有一些大貢獻，他證明：社會生活中外表上是偶然的那些現象，也須服從一種內部的必然性，這可以由這些現象底復生及其週期中項看得出來。但他始終未能解釋這個必然性。他也沒有再進一步，不過擴大他的觀察和計算之材料罷了。今天，他並未曾比一八三〇年以前更前進一步。

我不能在夏天以前完成第二卷。將來，我要同我的女兒攜帶稿子到德國去，而且看你。恰切點說，我要去拜訪你。

在法國，發生了一個很有意義的運動。

巴黎人又開始研究他們的近時革命史蹟了，而且以此來準備那快要到來的新的革命事業。先是帝國底起源，次是十二月政變。人家完全忘記了這些事變；正如在德國，反動政治完全抹去了一八四八—四九年的回憶。

所以鐵諾關於『政變』的書，在巴黎和外省轟動一時，不久的時候就銷去十

版。以後關於這同一時期的研究，接連出了幾打的書。這是『潮流』，但不久就要成爲書店底投機生意。

這些著作出於反對政府派之手；譬如鐵諾就是一個『世紀人物』（我說的是自由派資產階級底世紀報，而不是我們的世紀）。所有自由派和非自由派流氓，凡是反對政府的，都贊助這個『運動』。共和民主派也是這樣；譬如那些人，像德列克柳志，他以前是列德柳·羅林底副手，他現在以共和派元老資格編輯巴黎底覺醒報。

此日以前，凡不是屬於邦那巴派的人，都因這些事後底揭發，或寧可說這些回憶，而陶醉了。

但樂極悲生。

起初法國政府借叛徒喜波里特·加斯提爾之手發表了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屠殺。

這是一個耳光打在底耶，發魯，馬里，朱爾·法佛，朱爾·西蒙，佩爾當等人臉

上；總而言之，這些人是法國所謂「自由會」底領袖，這些無恥的老狗要驅取下次選舉勝利。

以後來了社會黨，牠也揭發了舊一代反對派以及共和民主派之真相；譬如魏莫勒，他發表了一八四八年人物和反對派。

魏莫勒是蒲魯東派。

最後來了布朗起派，如特里東：季龍黨和季龍黨人。

歷史底魔罐裏就是這樣沸騰着。

我們的老家甚麼時候纔有這事情呢？

告訴你法國警察神通如何廣大：

我有意思想要於下星期初到巴黎去看我的女兒。

上星期六，一個偵探來問拉發格：馬克思先生到了未？他好像奉了一個使命，

當心呀！

敬向你的親愛的夫人和小弗蘭茲問好。

騰格太太身體可好？

卡·馬克思

●「但奧黛都……」按這是德文劇罪中兩句名言。

●葛特烈 Adophe Quetelet (1796—1874) 近代統計學之創立者，他的功績就在引起人家注意研究社會生活感法則。

第三十三號

倫敦，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一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請你原諒我久不寫信。我害了好幾個星期的肝病，每年春季我總要發這毛病，使我心情鬱悶，差不多完全不能做學術上的工作。他方面，我一天又一天等候着你所要的照片，但華楞巴赫先生——一個蠢笨的德國人——至今還不交來。

我的妻和我的幼女此時往巴黎探親去，住在拉發格夫婦家裏，所以我們在這裏是很孤單的。

我很願意把反對巴默斯頓的小冊子（我的）寄給你，但我總找不到。烏卡發表的反對俄羅斯和巴默斯頓的東西，雖然有些話說得很對，但因大衛底奇想而全盤敗壞了。

我寄了你的論文給恩格斯。我們與「可尊敬的報界」完全隔離了，因此在這方面不很容易替你做點事情，但我們要試試看。

我打算於八月底帶我的女兒去拜訪你，和你在德國某地——隨你要甚麼地方——同住至九月底，即使不能寫成我的稿子也不要緊的。但自然我不能消磨比這更多的時間。

我讀了你的致波爾涵的信。你說的不錯：一切關於「聖巴多羅買節」的饒舌，對於比利時屠殺是沒有甚麼相干的。但在你方面，你卻沒有認識得這些事變底重要

性及其特殊意義。你應當知道，比利時是唯一的國家，那裏年年定規地每次罷工都是刺刀和長槍出來做結論。這點已經寫在我們的總理事會底宣言裏面了，這是我用法文和英文寫的，多半明天可以印出來（英文的）。我將儘速寄給你。

我也剛寫好了一篇英文宣言，以「國際會」總理事會名義告「美國總工會」。這宣言是爲了美國資產階級共和黨正在準備的對英戰爭而發的。

邁斯涅爾書店，一月底就收到霧月十八日的稿子了（印刷的而且修改過的），但拖延至今還不出版。愜意得很！爲了愚蠢的理由，他竟放過了這書最能賺錢的機會。

敬向你的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克思

●「聖巴多羅買節」按一五七二年聖巴多羅買節之前一夜，即八月二十三日夜間，法國太后追國王下令大屠殺新教徒，一夜之間死者無數，爲歷史上最殘酷的屠殺之一。拿近代資本主義軍警屠殺罷

工工人來比擬這次宗教上的屠殺，自然是不倫不類的。

●霧月十八日 按馬克思此時再版他的路易·邦那巴底霧月十八日，自然也是爲響應前信說的法國那個『有意義的運動』。

第三十四號

倫敦，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五日

我的親愛的顧格爾曼：

你的六月二日的信寄到此地時，我正在曼撒斯特。起初人家忘記了轉到那裏去，後來甚至忘記了有這封信存在。你的七月六日的信引起我的注意之後，我現在纔收到那信。至於你的最近的信，則我昨日纔收到，因爲我祕密往巴黎去住了八天，爲了我的女兒羅拉底小病；順便說一句，那個運動漸漸顯著起來了。若不是往巴黎去，則當你害病期間，我一定急忙寫信給你。

說到霧月十八日，則邁斯涅爾書店底約言毫無信用。他於一月底就收到稿子

了。自然，我未曾寄序言給他，因為最後二大頁校樣還未送來。直至六月二十三日我纔收到這校樣，當天我就校好寄給他，序言也一道寄去。又耽擱三個星期了。不久就入於書業底「死季」了！

我須待九月間纔能往德國去。我特為我的女兒去旅行的。但無論如何我總在希哥蘭拜訪你（因為我要經過漢諾威的）。

請將恩格斯傳記退還我。他要加以修改，因為現在是爲了另一類的讀衆了。
敬向你的親愛的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

第三十五號

一八六九年七月三十日

親愛的朋友：

大約十二日以來，我的左臂生了些瘡，很像在曼撒斯特恩格斯家做客時左腋下

生的疔。現在還未全好。但並非爲了這個原故，我至今纔回答你本月十七日的信。

我不願意違反你的計劃，我個人也很高興享受你的款待，所以我想方設法把事情安排得合於你的意思。但這是確實不可能的。我必須於八月底到荷蘭一些親戚家裏去，在那裏解決一些對我很重要的事情。我的提議，即我們另訂一日會面的，現在作爲罷論了；因爲我應當見面的那些人，都因他們的事情而互相聯繫着，而且祇有一個確定的時間在布律塞爾會遇。

因此我決定於八月底從倫敦動身。請寫信告我你何時回漢諾威。那時再看有無辦法可想。

敬向你的親愛的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

第三十六號

倫敦，一八六九年十月十二日

我的親愛的顧格爾曼：

匆匆寫幾行給你，因為小吐絲和恩格斯剛剛到此。你從這幾行字可以看出我們都回到英國了，都是昨天一日內到的。

我們在海上及其他地方遭遇了一些事情，小燕妮將詳細寫給你們。

我們敬向你們全家問好。

你的卡·馬

我特別問伯爵夫人和小貓頭鷹好！恩格斯，拉發格，馬克思太太也問好。小孩子身體又好了。

●「回到英國」按馬克思這年九月再到漢諾威拜訪顧格爾曼，交情比前更進一步。從此時起，他們兩人通信就互稱 tu (法文 tu) 而不是從前稱 sie (法文 vous) 了。這兩種稱呼，在德文和法文是有分別的，足以看出交情底深淺，但中文很難翻譯得恰好(英文亦然)，祇好都用一個「你」字。一定要分別的話，則第三十六號信以後用「你」字，以前則勉強用個「您」字。

第三十七號

倫敦，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大約五星期以前，小燕妮寄給你一信，——恰切點說，是兩信，——一封給你，一封給伯爵夫人。

那信附了一張魏特底肖像；而這肖像是極難得的，因為不能照式再印一張。現在小燕妮急欲知道這肖像是否寄到你們手裏。

這裏有些事情足以令人懷疑：通信底自由和安金，是否受人侵犯。我從漢諾威寄了一信給恩格斯，很顯然是被人拆開過的，而且很笨拙地再封起來。那信封，恩格斯還保存着，讓我親眼去看。

我長久沒有給你信，我是相當負咎的；你可以原諒我，倘若你知道我必須補做許多延擱下來的工作，——不僅是我的科學研究，而且是國際會底事情。此外，我

還須用功學習俄文；人家確曾從彼得堡寄給我一本書，關於俄國工人階級狀況（自然包含農民在內）。最後我的健康狀況絕不是能令人滿意的。

你一定會在民國報上看到我提出的在愛爾蘭大赦問題上反對格拉斯東的決議案。我這次攻擊格拉斯東，正如我以前攻擊巴默斯頓，而這使得人家轟動。我們那些空言革命的亡命客，常愛在穩妥的距離之外攻擊大陸上的專制魔王，我則以為能當面攻擊暴君纔有趣味的。

然而，我出頭干涉這個愛爾蘭大赦問題，以及我提議在總理事會上討論英國工人階級對愛爾蘭應取的態度及爲此事情成立決議案，——這一切，自然沒有其他的目的，除了堅決地高聲說話，袒護被壓迫的愛爾蘭人以反對他們的壓迫者。

我一步進一步走到了這個信念，現在要把這信念灌輸給英國工人階級了，即是說：工人階級在這裏，英國，在其愛爾蘭政策上若不明明白白地與統治階級底政策一刀兩斷，若不與愛爾蘭人一致行動，而且倡起解除一八〇一年的「強迫合併」並

代之以一種平等自由的聯邦制，則永遠做不出甚麼有決定意義的事情。應當趨向於這個目的，不僅爲同情愛爾蘭，這而且是英國無產階級利益底一種要求。不然，英國人民將仍舊被統治階級鉗制着，因爲不得不與統治階級聯合來對付愛爾蘭。英國一切民衆運動，都因英國人與愛爾蘭人之分化而預先註定沒有成就了，——在英國境內，愛爾蘭人也佔工人階級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在此地，第一個解放條件——推翻地主寡頭政治——仍是不可能的，因爲當地主們還在愛爾蘭守住其工程堅固的最前防線時候，人們是不能奪得進攻場所的。反之，愛爾蘭人民一經能够解決自己的事情，一經成爲自己的立法者，一經自己統治自己，則消滅地主貴族（其中大部分就是英國地主）就比在英國容易多多了。在愛爾蘭，這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民族問題，因爲愛爾蘭地主並非歷代相傳的貴顯，如英國那樣，而是愛爾蘭民族底可惡的壓迫者。現在英國與愛爾蘭之關係，不僅敗壞了英國國內社會之發展，英國底外交政策也受其影響了，尤其是對於俄國和美國的政策。

毫無疑義的，英國工人階級在社會解放上有舉足輕重之勢，所以我們應當把這槓桿安置在那裏。事實上正是愛爾蘭致使克林威爾領導的英吉利共和國場臺。一誤不可再誤了。愛爾蘭人很巧妙地作弄了英國政府，即選舉了一個囚徒奧都諾凡·洛薩●做國會議員。政府底報紙已經拿再廢除『人身自由法』來恐嚇了，即是說要再來一次恐怖！事實上，英國之統治愛爾蘭，一向祇是用最猙獰的恐怖和最可鄙的賄賂為手段的；現在的條件還存在一天，英國就一天不能用其他手段統治愛爾蘭。

在法國，事情進行得頗好。一方面，舊時各種民主派不停地腐化下去，他方面，邦那巴被迫上讓步道路，——向前走去他一定要打破腦殼的。

關於普魯士國會中那個無恥的歐倫堡，此地的觀察報（這週刊是內閣辦的）寫道：拿破侖說過：『爬開了俄國人，你就可以找到韃靼人。』在普魯士，無需要爬開甚麼，你就可以找到俄國人的。

再者，醫學博士萊希，名叫愛德華；從他的書底序言看來，他住在哥達。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

我們不能收到佛萊里格拉特底紀念冊子麼（俾爾費德出版）？

●奧都諾凡·洛薩 O'Donovan Rossa (1817—1878) 愛爾蘭革命黨人，被捕多次，一八六五年被

判長期徒刑。愛爾蘭人選他做國會議員時，他還在獄中。

第三十八號

敦倫，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昨天是好久以來第一次，我出去散步。

先說幾句關於事務上的話。請你直接寄一本伏格特給柏林「菩提樹下街」阿雪爾公司。寄書時，請你索取郵局收據，寄來給我。此外，我一定感激你，倘若你能查出喜希寫信給你論及伏格特的，大約是甚麼日子。

你寄給我的那本小冊子，乃是那些辯護書之一；波羅的海沿岸那些德俄混合的省份，其中的特權分子此時正用這些辯護書來求得德國同情。這些流氓一向就以熱心於俄國外交，軍隊和警察而著名的；自從波蘭諸省併入俄國之後，他們就歡歡喜喜出賣其民族，以換取其剝削農民的公開權利；如今，他們看見特權有取消危險，就高聲叫喊起來了。

舊制的身份和閱閱，正宗路得教，以及拚命剝削農民，——這便是他們所稱爲「德意志文化」；爲保護這個文化，今日全歐洲應當動作起來的！這本小冊子最後一句話是：「土地產業乃是文化之基礎！」這位混蛋的小冊子作者也自己承認：這一個土地產業，大部分是地主底土地或農民所有而需繳納一種貢稅的土地。

在其引證——關於俄國公產制之引證——之中，這個作者不僅表現他的無知，還要露出他的馬腳。薛道·費洛帝●是那些人當中的一個，他們認爲公產制是俄國農民貧困之原因（自然是爲地主利益的）；這好像從前有人認爲西歐「廢除農奴制」是

貧困底原因，而不肯承認那是由於農奴喪失土地。俄文書土地與自由也是屬於這一類的。這書底作者李連塔爾是波羅的海沿岸一個領有地產的土紳士。其實，俄國農民底貧困，與路易十四時代法國農民底貧困一樣，都是由於國家和地主雙重課稅之結果。公產制並非貧困之原因，相反地，惟有牠可以和緩貧困。

還有一層，以為公產制是起源於蒙古，那是犯了在歷史上說謊話的罪過。我在我的著作中屢次指出過：公產制是從印度來的；歐洲一切開化民族，在其發展初期都有這個制度。至於在俄國這個制度所特有的斯拉夫（不是蒙古）形式（在非俄羅斯的南方斯拉夫民族也有此形式），則若注意其必需的變更以後，也有好多與印度公產制相同之點；我們在古代日耳曼民族中也找得到印度公產制，不過稍微改變一點形式而已。

在巴黎的波蘭人杜沈斯基，繁徵博引要來證明：大俄羅斯民族，並不是斯拉夫人，而是蒙古人。出於一個波蘭人之手，這是無足怪的！然而這是錯誤的。並非農

民階級，而是俄國貴族混有許多蒙古人和韃靼人原素。法國人亨利·馬當抄襲了杜 沈斯基底理論，而那個熱烈的哥特弗里特·肯克爾又翻譯了馬當而且自命爲波蘭底 狂熱的朋友，爲的使民主黨忘記了他對於俾斯麥的諂諛。

反之，在其對歐美的政策上說，俄羅斯國家確然是代表「蒙古精神」的；但這是屬於常識範圍的真理，哥特弗里特·肯克爾，波羅的海沿岸土紳士們，小資產者們，教士們，以及大學教授們，都能懂得的。所以不管一切，應當暴露波羅的海省份一切醜事，因爲這類醜事將使得德國大強普魯士陷於困難。凡能激起我們對於「這些德國文化代表者」發生反感的一切事情，恰好可以鼓勵普魯士將他們置於保護之下。再舉一例，表明這個小冊子作者底無知！在他看來，俄國美洲領土之讓渡，●不過是俄羅斯政府一種巧妙的外交手腕，——順便說一句，俄國財政是十分困難的。但最有趣味的卻是與此讓渡有關的政府文件，美國政府剛發表了這些文件。其中有件美國代辦底報告，他以如下的話呈報華盛頓：這塊土地之獲得，在經

濟觀點上說，目前是不值一文錢的，但如此美國人就切斷了英國一邊航路，英國北美一切土地之歸還美國也就更易實現了。野兔就是躲藏在這裏。

我根本上贊成你和雅可比^①的通信；但是對於我的活動的過分讚美，我是絕對不喜歡的。『凡事都有個限度』，如果你要稱讚時候。老雅可比自己是很值得人家稱讚的。歐洲老激進派還有別個如此正直和勇敢來明白加入於無產階級運動的麼？他貢獻的過渡辦法，以及詳細的提議，無疑是沒有甚麼大價值的，但我們私下說一句罷，在社會運動方面，我所期待於德國的，比期待於法國的要多些！我同那個陰謀家巴枯寧進行了一個大鬭爭。下次寫信，再同你說這事情。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

①薛道·費洛雷 Schedo-Ferroti (費克斯男爵 F. L. Finks 1812—1872 之筆名) 原是俄國財政部一個官吏，用法文寫了些關於俄國的著作。

①「俄國美洲領土之讓渡」按指阿拉斯加，——原為俄國領土，一八六七年，俄國政府賣給美國。

②雅可比 Johannie Jacoby (1805—1877) 馬克思這裏寫 Jacobi，當係 Jacoby 之誤。與第八號信提到的亞伯拉罕·雅可比是兩個人。約翰·雅可比，德國激進政治家，曾積極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一八六〇年以後，反對資產階級進步黨底懦弱政策並留心工人問題；一八七〇年以後表同情於社會民主黨，但他從未贊成階級鬭爭。

第三十九號

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今天祇寫幾行字給你，因為一個法國人剛剛來到，恰當我中斷了好久而準備給你寫信時候。我不能於短時間擺脫這個人，而五點半鐘郵政就要動身走了。

但明天是星期日，這就容許一個好基督教徒如我，停止工作，來更詳細地報告你消息，尤其關於很有發展的俄國事情。

小燕妮，我們的馳名的約·威廉，藏有一部很好版本的老哥德著作。順便說一

件事，近日微茫雷太太，一個意大利富商底夫人，請她去赴宴。客人很多，其中有好些英國人。小燕妮吟誦莎士比亞底詩，博得人家喝采。我請你代問伯爵夫人好，而且謝謝她寫給我的幾行親切的字。她沒有絲毫理由來懊悔愛拉丁文過於愛法文。這不僅表示她具有一種很內行的古典趣味，而且可以解釋：夫人爲甚麼從未會走到她的拉丁文底末端了。

我也敬向小弗蘭慈問好。

穆爾人

●「走到她的拉丁文底末端」這是法國成語 *An point de son Latin* 之按字直譯。按信內，從「我請你代問……」起，全段都是用法文寫的，其中帶了一點文字遊戲性質，不能譯得恰好。若要找個相當的中國成語，勉強可以譯做「束手無策」。這成語大約起源於學校，指那種學拉丁文學得頭腦糊塗的學生而言，後來泛指一般遇事束手無策的人。

●「穆爾人」*Maure* 卽中古佔領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馬克思面色和他們相似，所以他的妻女以及親密的朋友，都戲稱他做「穆爾人」。

第四十號

倫敦，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右邊股上生了一個瘡，不許我長久坐着。這裏附寄你一封信，是致「布倫斯威克委員會」，卜拉克等人的信。●這樣，我就免得寫兩次了。你讀後，最好自己將這信交去，而且再提醒一次，這是祕密通知，不能公開的。

●致布倫斯威克委員會信 按此信甚長，且非馬克思致顧格爾曼信，故不譯。信內說的，是關於巴枯寧及巴枯寧派與「工人國際會」的關係，及在其中造成的種種糾紛。

第四十一號

倫敦，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溫色斯拉士皇帝：

我在曼撒斯特住了一個月，這星期回到這裏來了；我找到了最近的來信。

說實在話，我不能回答你關於我動身日子，甚至不能回答那個問題——你未曾提出的——即我究竟去不去旅行。

上年我預計復活節書市後我的書可以再版，因此預計可以取得初版底進款。這裏附寄的邁斯涅爾書店底信，今天收到的，可以告訴你，這一切還是不能定的。（那信，請退還我。）

近來，德國教授先生們，覺得應當在這裏或那裏給我相當的注意，雖然是出於很愚蠢的方式。譬如華格在一本論地產的小冊子中，赫德（波因）在一本論萊茵省農業信託制度的小冊子中。

朗格先生（關於工人問題，第二版）大大恭維我，但其目的是借以自重。朗格先生確實有個發現。整個歷史都應服從唯一的自然大法。這個自然法是一句話（達爾文底理論這樣應用，就成爲一句簡單的話），即是『生存競爭』；而這句話底內容就是馬爾撒斯『人口論』或寧可說『人口過剩論』。他不去分析，在歷史上各種

確定的社會形式下「生存競爭」如何表現出來；他祇限於將一切具體的鬭爭都轉變為「生存競爭」一句話，又將這句話本身轉變為馬爾撒斯關於人口的幻想。我們承認這的確是一種很深刻的方法，——對於那些無知者，精神懶惰者，自命不凡者，冒充博學者。

關於黑格兒方法以及我使用這方法，這個朗格所說的話，實在是很幼稚的。首先，他絲毫不懂得黑格兒方法，尤其不懂得我以批評方式應用這方法。在一種意義上，我想起了摩西·門德森；●這個多言者，有一次寫信問萊新：怎樣能去認真重視「那個死狗斯比諾薩」呢？朗格先生也是同樣覺得奇怪的：恩格斯，我以及其他一些人如此認真重視這個死狗黑格兒，而此時布希涅爾，朗格，杜靈博士，費希特，涅爾等蠢驢已經一致認定他們早把這個死狗埋葬了。朗格天真得很，說我「以最罕見的自由」活動於經驗材料之中。他想不到，「這個在研究對象中的活動自由」正是研究這對象的方法之註腳，正是辯證法之註腳。

多多感謝伯爵夫人寫來的幾行可愛的信。這確是很好的，在那「最好者漸漸消失了」的時候。說正經話，每逢你的夫人底幾行字寄到，令我憶起我在你們中間過的美妙生活時候，我總要感覺快樂的。

說到邁斯涅爾書店關於第二卷的催迫，則不僅我因病去年冬天完全停了工作，我而且需要加工學習俄羅斯文。論到農業問題時，則從原文研究俄國土地制度底條件，是不可避免的工作。此外關於愛爾蘭農業問題，英國政府發表了一批『藍皮書』（不久就出完了）關於各國農業狀況。最後，我們私下說罷，我願意先出第一卷底第二版。倘若再版恰在第二卷完成時候出來，則祇有不順利罷了。

燕妮託我問好，並問顧格爾曼全家人好。

你的卡·馬

●摩西·門德森 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 十八世紀德國啓蒙哲學家。

倫敦，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四日

親愛的溫色斯拉士：

這裏附有地址。

我的時間給『國際會工作』佔去了，從來未曾在夜間三點鐘以前睡覺。這個可以原諒我久不寫信。

你的卡爾·馬克思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第四十三號

倫敦，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七〇年）

親愛的顧格爾曼：

你可以原諒我長久不寫信，倘若你知道，這次戰爭把總理事會底大部分外國通信員都吸引到法國去了，差不多一切國際通信都要我寫，——而這不是一件輕巧的

事情。此外，在現時瀰漫德國的「郵政自由」之下，尤其在「北德聯邦」，更尤其在漢諾威，那是危險的，——不是對於我，而是對於德國朋友，他們收到我的信，裏面寫了我的對於戰爭的意見。這個時候，除了關於戰爭的話，還能寫些別的甚麼呢？

譬如你問我要我們的關於戰爭的第一次宣言。我已經寄給你了，顯然是被人沒收去的。我今天再寄去我們的兩篇宣言，訂成一本小冊子的，以及俾士萊教授底論文，登在兩週雜誌，還有今日的每日新聞。這日報有袒護普魯士色彩，這些東西大概通得過的。俾士萊教授是「孔德主義者」，以此資格他必然看重一切種類的幻想；他究竟是個能幹而有勇氣的人。他是倫敦大學底歷史教授。

人家把邦那巴，他的將軍和他的軍隊，俘擄到德國去，似乎還不滿足哩；人家還要把全部帝制連同牠的劣跡移植到那橡樹和菩提樹之國●去。

至於德國資產階級，則牠的因獲得勝利品而歡喜若狂，是絕不足使我驚異的。

首先，『獨佔』乃是一切資產階級底生命原則，佔取了外國省份總歸是『佔取了』的。其次，德國資產階級忍辱負恥嘗了不少他們的王公拳打腳踢的滋味，尤其是霍亨佐倫家的王公，——現在牠看見，外國人也嘗了這個滋味了，牠一定是很開心的。

無論如何，這次戰爭替我們肅清了『資產階級共和派』。戰爭以其恐怖消滅了這個黨派。而這是一個重要的結果。戰爭給了我們那些大學教授以最好的機會，來向全世界人眼前表示他們是一些奴顏婢膝的學究。戰爭造成的條件，將做最好的宣傳，而利於我們的原則。

這裏，在英國，戰事初起時，人們是極端袒護普魯士的。現在完全相反了。譬如，在咖啡館中，德國歌人唱守衛萊茵時給人家喝倒采，法國歌人唱馬賽歌時大家則和着唱。除了民衆同情於共和國之外，那些『可尊敬的』紳士們也氣憤於普魯士和俄羅斯締結同盟（今天是顯然的）的消息，氣憤於軍事勝利後普魯士外交底傲慢

神氣，氣憤於作戰的行爲：徵發制度，焚燒鄉村，槍斃遊擊隊，綁票，以及「三十年戰爭」時其他種種暴行之再演，——這一切都激起了普遍的憤怒。自然，英國人在印度，在爪哇等地，也是這樣的；但法國人不是印度人，不是中國人，不是黑奴；而普魯士人也不是「具有天賦權利的」英吉利人。一個民族，常備軍已經消滅了，還繼續抗戰，這在霍亨佐倫家的人自然認爲是罪大惡極的。事實上，普魯士民間反對拿破侖第一的戰爭，確是這個勇敢的弗德烈·威廉第三底真正「黑獸」。祇要翻翻配志教授獻給艾斯鬧的歷史書，就可以知道了，——艾斯鬧在其頒發的「大動員」令中把遊擊戰爭立爲一種制度。弗德烈·威廉第三，看見了人民沒有上頭命令，但憑自己力量作戰，亦爲之慘然的。

但「未曾作戰之前不要唱凱歌」。戰爭還會轉到很不利方向去的。人家未曾把羅亞區底抵抗力算進去。德國軍隊之向左右分散，似乎是要恐嚇敵人，但結果祇有喚起各地方的防禦力量而削弱進攻力量。人家用砲轟來恐嚇巴黎，但這也是一個

簡單的玩藝兒，對於這大城本身多半是不會有甚麼嚴重影響的。即使打毀了幾個堡壘，即使轟破了幾處城牆，但如果被圍者人數多過於圍城者人數，那有甚麼用處呢？倘若被圍者衝出城外來打，而圍城者躲在障礙物後面自衛，形勢倒轉，那又將發生甚麼事情呢？

斷絕巴黎底食糧，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若原定的期限延長下去，足夠讓軍隊組織起來，讓各省實行遊擊戰爭，則不過是轉移重心而已。巴黎即使投降了，也不肯讓人家佔領的，而且以若干人保持其身份，則侵略的軍隊要有一部分被固定着不能動彈。

但不管戰爭結果如何，法國無產階級總因之而學會了使用武器，而這正是未來之最好的保證。

俄羅斯和普魯士對於英國的傲慢神氣，足以引起完全料想不到的而且很不愉快的後果。問題底關鍵就在這裏：由於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約，英國自己解除武裝了。

這是一個海上強國，牠在大陸上大強國之前，祇有以海上戰爭底手段纔能舉足輕重。牠所能使用的有效手段，就是一時斷絕大陸國底海上商業。這手段主要地是依靠那條原則之應用，即：中立國船隻裝載的敵國商品，可以沒收之。由於巴黎條約附件底聲明，英國人已經放棄這個『海權』了（如同放棄其他類似的權利）。克拉楞頓奉了俄羅斯人巴默斯頓底秘密命令，做這聲明。但這聲明並不構成條約底不可分離部分，也從未曾在英國合法批准過。那些俄羅斯先生們和那些普魯士先生們是想錯了，倘若他們以為英國王后（她與普魯士有親戚關係）和格拉斯東（資產階級底愚蠢）將於緊急時候阻止約翰牛擺脫其自己造成的枷軛。約翰牛始終能夠於幾個星期之久麻煩一下俄普二國底海上商業。那時我們就有機會看見彼得堡和柏林那些外交家拉長面孔了，以及我們那些愛國派底拉得更長的面孔了。冷眼看着罷。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

再者：你能寄我溫托斯特在國會的各種演說稿麼？

●橡樹和菩提樹之國 按指德國。

●溫托斯特 Ludwig Windthorst (1812—1891) 德國國會反對俾斯麥派之領袖。

第四十四號

倫敦，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從你最近的信，知道你的身體又不好了，我的心裏很難過。至於我，則秋天和冬天那幾個月中，我的身體是相當好的，雖然上次在漢諾威作客時感染的咳嗽至今還在作祟。

我曾寄給你，登了我的信那一期每日新聞。●大約被扣了，同以前寄的東西一樣。這回我剪下來寄給你，此外還有總理事會底第一次宣言。說實在話，我那封信除了事實以外不含別的甚麼，但因此力量更大些。

你知道，我對於那些資產階級英雄的認識。但朱爾·法佛一夥人（自從臨時政府和加外雅克時代以來就著名的）卻超過了我的意料。他們一開始就允許那個『正統的佩刀』，那個『愚蠢軍人』，——布朗起很正確地稱那個特羅秋，——得以實行他的『計劃』。這計劃就是在於把巴黎底消極抵抗極端延長一直到沒有飯吃時候；同時又限制反攻於『佯戰』範圍之內，於『柏拉圖式的突圍』。這並非我的簡單的猜想。我見到了朱爾·法佛自己寫給剛必大的信，信內，他訴苦說：他以及被圍在巴黎的其他政府大員，都不能推動特羅秋認真採取攻略。特羅秋始終回答說：那時，巴黎那些『煽亂分子』就要佔據上風了。剛必大回答他說：『你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狀了』。特羅秋倚仗他的布列壇衛隊——他們服侍他，正如科西嘉人服侍路易·邦那巴——不去打普魯士人，寧願來鎮壓巴黎紅黨。這便是戰敗又戰敗之真正祕密，——不僅巴黎如此，法國各地都是這樣，各地資產階級都是遵照同樣的原則行動，與地方政權底多數派聯合一致。

特羅秋底計劃實行到了頂點之後，巴黎被迫非投降即餓死，此時朱爾·法佛一夥人應當乾脆地追隨土爾要塞司令官底榜樣了。他不投降。他祇限於向普魯士人宣布：糧食缺乏，迫得他不能防守，祇好打開城門，讓他們爲所欲爲。

但朱爾·法佛正式簽了投降書還不满意。他宣布了，他自己，政府同僚以及巴黎，都是普魯士國王底俘虜之後，他還那樣荒唐，出來代表整個的法國。他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國是怎樣呢？絕對一點也不知道，除非是俾斯麥施恩通知他的。

不止此哩。『普魯士國王這些俘虜先生』，還進一步，聲明說：法國政府逃往波爾多，而至今尚自由的那一部分人，已經失去全權了，須得與他們一致纔能行動，即須得與『普魯士國王這些俘虜』一致。既然是戰事俘虜，他們祇能依照戰勝者意旨行動了；那麼事實上他們就是宣布普魯士國王爲法國底最高權威。

路易·邦那巴自己，在綏丹投降之後，還比較知恥一些。他回答俾斯麥底提議道：他不能參加任何談判，因爲做了普魯士俘虜，他在法國已經沒有任何權力了。

朱爾·法佛至多可以有條件地接受法國全境的停戰，即以波爾多政府批准這協定爲條件——惟有波爾多政府有資格和權力，同普魯士簽訂這休戰條款。如此，就不會容許普魯士人將東戰場屏於停戰之外，而且如此有利地擴大他們的佔領線了。

他的那些俘虜盜竊了權力，以俘虜資格仍舊冒充法國政府，以此俾斯麥就趾高氣揚起來了，他毫無拘束地干涉法國內政。這個貴族，他抗議剛必大頒發的關於國民會議選舉的命令，藉口說這命令妨害了選舉自由。事實上剛必大也可以回敬他一個抗議，反對戒嚴法以及取消德國國會選舉自由的一切。

我願意俾斯麥堅持他的議和條件！賠償軍費四萬萬鎊，有英國債務底半數了！資產階級自己將明白這個！他們也許終能明白：繼續抗戰下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形之下，他們也有所得的。

民衆，知名的或不知名的，祇能照外表，照皮面，照眼面前的成敗來判斷。在

二十年之中，民衆奉路易·邦那巴爲人世間至高無上的尊神。在他的最榮顯時期，我也就揭破他的假面，顯他是個「凡庸的流氓」了。對於俾斯麥，我也有同樣的認識。然而我以爲俾斯麥若是在外交上不受他人拘束的話，決不至如他表現的那樣愚蠢的。這個人給俄羅斯相府羅在網裏了，惟有獅子能扯破這網，而他不是獅子。

譬如俾斯麥向法國索取二十隻最好的戰艦，以及在印度的碰狄舍里殖民地。這種念頭不會出於一個真正普魯士外交家的。他一定明白，碰狄舍里割歸普魯士之後，不過是英國的東西暫寄在普魯士罷了。英國也隨時可以捕獲這二十隻戰艦（普魯士的），在牠們開入波羅的海以前。這類的需索，從普魯士觀點看來，祇能有一種不合理的目的，即在普魯士人未出「法國森林」以前就惹起約翰牛底猜忌。但俄國正有利益造成這個效果，爲得更加固結普魯士底附庸地位。在英國資產階級底和平觀念之中，這類需索確實激起了完全的改變。所有的人都大呼主戰。這個對英挑釁，威嚇牠的利益，甚至使資產階級瘋狂起來。爲了普魯士這種「明智」，格拉斯

東一夥人多半會被踢出政府門外；而代之以對普魯士宣戰的內閣的。

他方面，在俄國，前途是不甚令人放心的。自從威廉搖身一變做了皇帝之後，舊莫斯科黨，反對德國的，以皇太子爲首，完全重佔上風了。這黨有輿論做後盾。牠不贊成戈恰可夫底機敏的政策。所以俄國皇帝也許要完全改變他的外交政策底方向，或者也要像他的前代亞歷山大第一和保羅彼得第三那樣被人篡弒了。

倘若在英俄兩國同時發生那樣的政治變化，那時普魯士怎麼辦呢，那時牠的東北和東南邊疆都沒有防備，而德國底武力也已竭盡了？不應當忘記了，普魯士屬下的德國，從戰爭初發時起，就送了一百五十萬人到法國來，現在祇剩下七十萬人可以調動了。

表面上雖然相反的，法國情形卻很可樂觀。但願法國堅持着，但願牠利用停戰機會來改組牠的軍隊，最後給予這個戰爭以一種真正革命的性質。——這個狡猾的俾斯麥盡他的能力向這方向做去，而新生的「普魯士日耳曼帝國」一定要出乎意外

受人一陣鞭打而代替洗禮的。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再者：有一次你信上說起哈克士陶生底一本書，關於魏士發里地方地產繁榮條件的（我想是這樣）。你將這書寄給我一定使我喜歡的。請你將附寄之件寄給雅可比博士（昆尼斯堡），但爲避免麻煩起見，須將郵資付清。

請你的夫人將雅可比博士底地址寫在附寄之信上。

小燕妮求我代向格特柳德，弗蘭慈和溫色斯拉士問好，我就代她問了。

●每日新聞登載的馬克思底信 按一八七一年一月六日馬克思致倫敦每日新聞一信，該報加以「德國之言論出版自由」之標題登載出來。信內，馬克思借俾斯麥抗議法國壓迫言論和選舉一事，而列舉普魯士種種壓迫自由的事實，如：逮捕伯爾和李卜克內西，控告布倫斯威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解散工人同情於法國的集會，頒布全國戒嚴令，干涉他國報紙言論等。

●波爾多政府 按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即將政府遷往波爾多，政府領袖剛必大也在波爾多，而留一部分人在巴黎；巴黎留守政府首腦就是朱爾·法佛；特羅秋則爲城防司令。

第四十五號

倫敦，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你的信，關於醫藥的部分，發生了效力：我立即到馬特孫醫生那裏去了，暫時照他給我規定的法子療治。但他說，我的肺好得很，咳嗽是由於氣管枝發炎等等。他也將料理我的肝臟。

昨天我們接到不甚令人放心的消息，說是拉發格（羅拉沒有同他一起）此時在巴黎。●

在我的霧月十八日最後一章中，你如果再讀一遍就可看到，我指出了：下次法國發生革命，應當再不是將官僚軍事機構從這部分人手裏移轉到那部分人手裏，如以往所做的，而應當是圖謀破壞這個機構。●這是大陸上一切真正民衆革命底第一個條件。我們那些英勇的巴黎同志，此番就是這樣做的。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

活手腕，何等歷史創意力，何等犧牲精神！內奸底叛國更多於外敵底侵略，害了他們饑餓和破產六個月長久，他們仍然在普魯士刺刀之下起來反抗，好像法德之間未曾有戰爭一般，好像沒有外兵圍着巴黎城門！歷史尚未見過如此偉大的榜樣！倘若他們失敗了，那惟有他們的『好漢』性格是失敗底原因。當維奴亞及巴黎國衛軍中反動分子先後出走後，就應當即刻進攻凡爾塞。爲了怕良心不安，人家放過了最有利的時機。人家不願開始國內戰爭，好像那個雜種底耶企圖解除巴黎武裝那件事不是開始國內戰爭的。第二個錯誤：中央委員會太早解除其職權以讓位於公社。這也是太過於顧全『榮譽』！無論如何，即使被舊社會那些豺狼狗鎮壓下去了，這次巴黎暴動仍是自從『六月巴黎暴動』以來我們的黨底最光榮的事業。試拿巴黎諸巨人，同『普魯士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那些奴隸比較看看，——這個『帝國』帶着牠的死後的化裝，牠的臭腐的軍營，教會，封建制度，尤其俗不可耐的厭物。

再者：直接領得路易·邦那巴特別費津貼的人名單正式公布，揭破了伏格特一

八五九年八月領到四萬佛郎！我把這事實通知了李卜克內西，讓他有機會使用一下。

你可以將哈克士陶生底著作寄給我，雖然近日我收到了種種小冊子——不僅從德國來的，甚至從彼得堡來的——都還沒有去動。

謝謝屢次寄來的報紙（請再寄來，因為我要寫點東西，關於德國，國會等等）。敬向伯爵夫人和小貓頭應問好。

你的卡·馬

●拉發格在巴黎 按拉發格本住在波爾多，此時到巴黎去，爲的要求「公社」給他全權，在波爾多組織武裝暴動。

●破壞大陸上官僚軍事機構 按馬克思此句含有將英美等國除外之意，這是因爲當時英美尚沒有大陸上那種官僚軍事機構，但後來也發達這個機構了，因此英美等國革命也須破壞這個機構。參見列寧底國家與革命及無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第四十六號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你的信收到了。此時我忙得很。所以祇寫幾個字。我絕對不能明白，你爲甚麼拿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一類的小資產階級示威，來和巴黎現在的鬪爭相比較。倘若須待『絕對順利的時機』，纔來發動鬪爭，那製造歷史顯然是很輕易的事情。

他方面，歷史也將具有很神祕的性質，倘若『偶然事件』在其中沒有任何作用。這些偶然事件自然加入於進化底總行程之內，而爲其他的偶然事件所抵償了。但運動底加速或減慢頗依賴於此類的偶然事件，出頭領導運動的諸領袖性格亦在其內。

這一次，絕不應當在法國社會底一般條件中尋找那不幸的和有決定意義的『偶然』，而應當在普魯士軍隊侵入法國以及如此迫近巴黎這事實之中去尋找。巴黎人很明白此理。凡爾塞那些資產階級流氓也很明白此理。正爲如此，這些流氓纔迫巴

黎人處於雙岔路口：不是起來鬪爭，便是不戰而亡。在後一情況之下，工人階級底頹喪，一定比喪失若干「領袖」還更不幸得多。由於巴黎發起的戰鬪，工人階級反對資本階級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鬪爭就進入於一個新的階段了。不論成敗如何，我們已經獲得一個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新出發點了。

再會。

卡·馬

●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 按此時無產階級已經失敗了，反動派要解決小資產階級，這日小資產階級山嶽黨在巴黎號召一個示威，但很輕易被人解散了。這個失敗是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主義破產之信號。

第四十七號

倫敦，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八日

親愛的願格爾曼：

你應當原諒我不寫信，——現在我也祇有寫幾行字給你的時間。

你知道，在最近巴黎革命期間內，我被凡爾塞派報紙（同斯提伯合作）告發爲「國際會大首領」，此地的新聞記者也反映了這個論調。

再加上那篇宣言，——那是你應當收到了的——這宣言惹起了一陣喧嘩，而我才竟成爲「此刻倫敦最被誣蔑最受恐嚇的人了」。這確是好的，在過了二十年無聊的淡泊生活之後。政府報觀察者拿法律制裁來恐嚇我。他們敢麼？我看不起這些流氓！此信附寄你剪下來的東方郵報，其中載有我們對於朱爾·法佛通告①的回答。我們的回答起初登在六月十三日時報上。這家紳士報紙爲了這件不謹慎的事情，給波伯·勞大大地斥責一頓。（他是財政總長兼時報監察委員會委員。）

多多謝謝爲了那些雷脫，並向伯爵夫人和我的親愛的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爾·馬克思

①那篇宣言 按指總理事會發的關於法蘭西國內戰爭的宣言。

●朱爾·法佛底通告 按這位「普魯士國王底俘虜」先生，曾於一八七一年六月六日發一通告給歐洲各強國，請求各國政府共同撲滅「工人國際會」。總理事會決定，也發一通告給歐洲各國政府以答謝朱爾·法佛底造謠誣衊。同時具函各報（如東方郵報）說明此事。由總理事會書記約翰·哈爾士出名。

第四十八號

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請你立即將附上的字條寄給李卜克內西。

你沒有給我信，我認爲很奇怪。我不能設想，我寄給你的種種印刷品，你沒有收到。但他方面，你若有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舊方法來責罰我的不寫信，那就是發瘋了。我友，試想想，即使一天有四十八個鐘頭，這幾個月來，我仍舊不能做完我的日常工作的。

國際會底工作是很繁重的，此外，我們在倫敦又有許多亡命客，須得照應。還有其他的人物，新聞記者以及各色各目的人，來包圍我，爲得親眼看看這個怪物。

直至現在，人們以爲，羅馬帝國時代基督教神話之所以形成，祇是因爲印刷術未曾發明。這是完全相反的。日報以及電訊，現在一瞬間就把捏造的話傳播於全世界了；在一天之內所製造的神話（資產階級羣衆接受之而且傳播之）比從前一個世紀之內製造的還更多些。

我的諸女兒到皮勒內山●中，已有幾個月了。小燕妮因害了肋膜炎，去時還病着；據她寫給我的信說，她顯然可見地漸漸好了。

非常感謝你寄來的德國東西。

我希望你，你的親愛的夫人和小弗蘭慈，身體都好。我向你們致最好的敬禮。

再者，你一定很驚訝，看見我在致Pail Mail的信中提起了決鬪的話。事情是很簡單的。倘若我沒有供給那個主筆以某些低級趣味的材料，他一定把這事件壓下

不發表。但現在他上了當了，——而我追求的真正目的已經達到了：他根據宣言，一字一句地，把我攻擊朱爾·法佛一夥人的話，全部轉載了。

敬禮。

你的卡·馬

●皮勒內山 *les Pyrénées*

法蘭西和西班牙兩國交界的大山脈，離波爾多不遠。

第四十九號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九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我還是如此忙於工作，祇能夠寫給你幾行字。

文件收到了。這是維也納模式之抄本，這模式以後被維也納大理院所撤消了。

隨信附寄你一份議決案之法文本和德文本。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

第五十號

一八七二年七月九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我多多感謝你送十五鎊給小燕妮。我是如此疲倦，即於今日——二點鐘後——和恩格斯一道離開倫敦到海濱去（藍斯嘉特），大約四五日就回來。回來後，我將做許多多多工作，直至九月二日（定於這日在海牙開大會），但從那時起，我將比較自由些了。這個自由祇能開始於九月半，因為我自己要到海牙去。

以後我們也許能夠見面（換一句話說，你可以來看我，因為我到德國去是不安全的）。

再會。

你的卡爾·馬克思

頭幾分冊出來（法文的或德文的），你當然可以收到。我非常不滿意邁斯涅爾書店。他作弄了我，起初對我說要再版（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底），害得我意外地加緊工作，然後一月一月拖延下去，放過了最好的時機。這老闖是一個懶惰的小俗物。

爲的懲罰邁斯涅爾，你最好寫信給他，藉口問他「第一」分冊何時出版。借這機會，你順便說道：你從我最近來信覺得我很氣憤邁斯涅爾，很不滿意他。爲的甚麼事情呢？但這卻不是我的習慣！這傢伙的確令我生氣，他總是說：『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第五十一號

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福格爾曼：

若無意外事故，我將於九月二日在海牙，而且很高興在那裏看見你。我已經將

分裂……寄給你了，多半是被沒收了的。隨信再寄給你。原諒我今天沒有多寫一點。我有些校樣須寄到巴黎去，而且堆着好多工作沒有做。

你的卡·馮

第五十二號

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在國際大會上（海牙，九月二日），要解決「國際會」或生或死的問題；在我引退以前，我至少要保護牠反對那些破壞分子。因此德國應當有儘可能多的代表。你既然要來，那請你寫信給赫卜涅爾，說我請他去自己弄一張代表證來。

你的卡爾·馬克思

赫卜涅爾 Heper 萊普齊民國報底副編輯。

第五十三號

一八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在海牙，代表們都要佩藍花，爲的相遇時易於認識。

我們倘若碰頭不到：

私人地址：雅可卡次街第一四八號布魯諾·李貝士家；大會會場：倫巴底街協和堂。

匆匆。

你的卡·馬

第五十四號

倫敦，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九日

親愛的溫色：

恩格斯轉給我你致他的信。因此寫這幾行字給你。我回來後，右頰又生了一個

癱，開了刀。以後還傳下一些小癱，其中一個——我希望是最後一個——至今還使我痛苦。

不要再去理會報紙上那些胡言亂語罷，尤其不要回答。至於我，則我讓英國報紙時時宣布我的死，絕不因此表明還在活着。經過我的朋友之手來發表我的病情，這是最厭惡的；在這方面，你是大罪人。這種輿論，我視為不值一文錢。人家如果誇大了我的病，那至少有利於我，可以讓我擺脫從世界各方來包圍我的那些不認識的人底請教（理論上的及其他方面的）。

多多感謝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寫來幾行可愛的信。

寄來弗蘭克福新聞，我很感激，我在其中找到一堆有趣味的事情。

教皇黨和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之相對的勝利，乃是俾斯麥及其資產階級尾巴該得的報應。下次我多寫一點給你。

依照我的朋友滾珀特醫生（在曼撒斯特）底意見，癱開始發癢時，我便拿水銀

膏摩擦癢處；我覺得這個辦法發生了效果。

你的朋友，布列斯勞底『傅倫德博士』，現在怎麼樣了？照你的意見，他有許許多多的本事。總之，我覺得這是一個『乾果』。●

你的卡·馬

●『乾果』 學生畢業考試落第，而找不到職業者，法國人稱爲『乾果』，此處不知是否這個意思。

第五十五號

倫敦，一八七四年五月十八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我確已收到你的幾封信（內有你的親愛的夫人和小弗蘭慈底可愛的幾行字），『邁愛爾』（警察社會主義者，偽造者，文氓），弗蘭克福新聞剪報等，最後騰格太太底一封信。

我非常感激你，以及你的妻女和騰格太太；你們如此富於友情眷念我。但你若

將我的疏忽歸咎於其他的原因，而不認爲是我的身體時好時壞所致，則你未免錯怪我了。我的病時常復發，總是打斷我的工作，然後又刺激我去加緊工作補償已失的光陰，因之忽略了一切責任（寫信在內）；結果我的性情也變暴躁了，使我甚麼事情都不能做。

我從哈羅嘉特回來後，起初生癱，以後我的頭痛和失眠又發作了。我不得不留在藍斯嘉特（海濱），從四月半至五月五日。以後雖然好得多了，卻未曾復原。我的專家醫生（曼撒斯特的滾珀特醫生）堅持叫我去卡爾斯巴德洗溫泉浴，愈快愈好。然而我必須做完法文翻譯，這工作完全停頓了；此外，我極願能在那裏遇到你。

在我不能寫字的期間內，我替第二卷搜集了許許多多新材料。但在法文譯本未完成以及我的身體未曾完全復原以前，我不能把第二卷加以最後的整理。

所以我還未決定如何支配這個夏天。

德國工人運動底進行是很能令人滿意的（奧國也是如此）。在法國，基本理論

和常識之缺乏，是很顯著的。在英國，目前僅農村運動有進步。產業工人首先應當擺脫其現時的領袖。當我在海牙大會上攻擊這些人物時，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引起人家反對和誣蔑等等，但我是不在乎這些的。在許多地方，人家開始明白，我攻擊他們，乃是盡了一種責任。

在美國，我們的黨遇到一些大困難，經濟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但都渡過了。最大的障礙，乃是專業的政客造成的，他們設法把一切新的運動都偽造過，並都轉變為一種新的「事件」。

無論外交官如何矯飾，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早一點或遲一點；在這戰爭未曾結束之前，難得有激烈的民衆運動，至多限於地方性的不重要的運動。

俄羅斯皇帝來遊，倫敦警察忙得不亦樂乎；他能早點離開，英國政府一定很快活的。英國政府有先見之明，牠向法國政府借了四十名偵探來監視這裏的波蘭人和俄國人（在皇帝遊歷期間）；這四十名偵探底頭目，就是有名的探長布洛希（「阿

里伯伯和四十強盜」(●)。所謂此地波蘭人要請願大赦，乃是俄國大使館捏造的。剛剛相反，居住倫敦的波蘭人，由洛勒烈夫斯基起草並簽字發表了一篇告英國人宣言，在星期天海德公園集會上散發了很多。報紙(除了極少數例外)拍馬屁說：俄國皇帝是「我們的貴賓」；雖然如此，輿論卻是比自從克里米戰爭以來更多仇視俄國；一個俄國公主加入英王家族，反而激起了，而非和緩了猜疑。事實——任意刪去巴黎和約規定的有關於黑海的條文，以及在中亞細亞的佔地和欺詐等等，都惹起約翰牛底嫌惡。狄士拉耶里若繼續推行胖子格拉斯東底外交政策，他就沒有福運長久維持政權的。

你的卡·馬

我親切地向你一家人和騰格太太致敬。

●「阿里伯伯和四十強盜」按這是天方夜談中一段故事。

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我終於決定到卡爾斯巴德去了，在八月半，同我的幼女伊列奧諾爾（混名吐絲）一起。所以你要設法替我租一個房子，寫信告訴我一星期大約費多少錢。以後的事情，看環境如何再說。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

奧大利政府會愚蠢到這個地步，給我為難的。●所以最好不要給任何人知道我這次旅行。

●奧大利政府為難 按卡爾斯巴德當時屬於奧大利管轄。

第五十七號

一八七四年八月四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大約八天以前，我寫了幾行字致你的親愛的夫人，告訴她我的唯一的外孫已經死去，我的幼女害了大病。這病並非特發性的，乃是長期傳染之猛烈的爆發。伊列奧諾爾現在又能起床了，比她的醫生（安得孫·卡烈太太）所希望的快得多。她可以旅行，自然是很衰弱的。安得孫太太認為卡爾斯巴德底溫泉水很有助於她的完全痊癒；滾珀特醫生也勸告我或寧可說命令我行這個治療。自然，我現在難得離開燕妮（所謂現在是指今後二星期內說的）。在這方面，我是比在其他方面更少有斯多伊派精神的：家庭的煩惱常常深深感動我。一個人愈加離開外的世界，如我一般，則靈魂愈加纏繞親人圈子底網羅裏。

無論如何，請將你在卡爾斯巴德地址寫給我，並代求你的夫人和小弗蘭慈原諒，我至今尚未回答她們的親愛的信。

你的卡·馬

第五十八號

一八七四年八月十日

親愛的顧格爾曼：

八月十五日（星期六）以前我不能從此地動身，我也許須坐四天的火車，因為我不能讓吐絲太辛苦了。

敬禮。

你的卡·馬

按道是馬克思致顧格爾曼的最後的信。最後三封信都是關於卡爾斯巴德旅行的事情。顧格爾曼常往那裏去，很熟悉那裏的情形，所以馬克思託他幫忙，他也極熱心替馬克思準備一切。馬克思和吐絲在卡爾斯巴德從八月半住到九月半，顧格爾曼一家人也在那兒，同他們住在一個旅館，兩隔壁房間。起初三個星期兩人很親密的，但以後，「最後幾天」，顧格爾曼小姐寫道，「馬克思和我的父親一次長久散步之結果，兩人忽然決裂了，從此交情就沒有恢復。」從此直至馬克思死時（一八八三年），馬克思就沒有致顧格爾曼信。兩家女兒還有信往來，還代各人的父親問好。燕妮和吐絲寄了新出的資本論

法文譯本給顧格爾曼。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顧格爾曼寫了兩行字的信致馬克思，但得不到回答，——這是顧格爾曼底最後的信。絕交底原因，據顧格爾曼小姐一九二六年寫的回憶內說：

「我的父親祇用暗示的話說起此事。他大約敦促馬克思放棄一切政治宣傳以便完成資本論。我的父親認為，做政治宣傳，馬克思不僅虛耗了寶貴的時間，而且他本沒有組織才幹……我的父親那時也許過於熱心了，而馬克思受不了。」

這是可信的，顧格爾曼自己一八七三年六月二日寫給燕妮的信也已經有這樣的話：

「我自費力量來說服他（馬克思），要他減少那使他疲勞的活動。爲這忠告，怕要犧牲他對我的友誼哩！」

顧格爾曼自然不是純爲顧全馬克思底健康而進這忠告的，也不純爲害怕資本論不能寫成；多分是因爲他沒有澈底瞭解馬克思，沒有認識得「首先是革命家」的馬克思！

版權
所有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西藏路四七五弄六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